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一月一日出版 第三八八八號 登記證警字第一三二號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三二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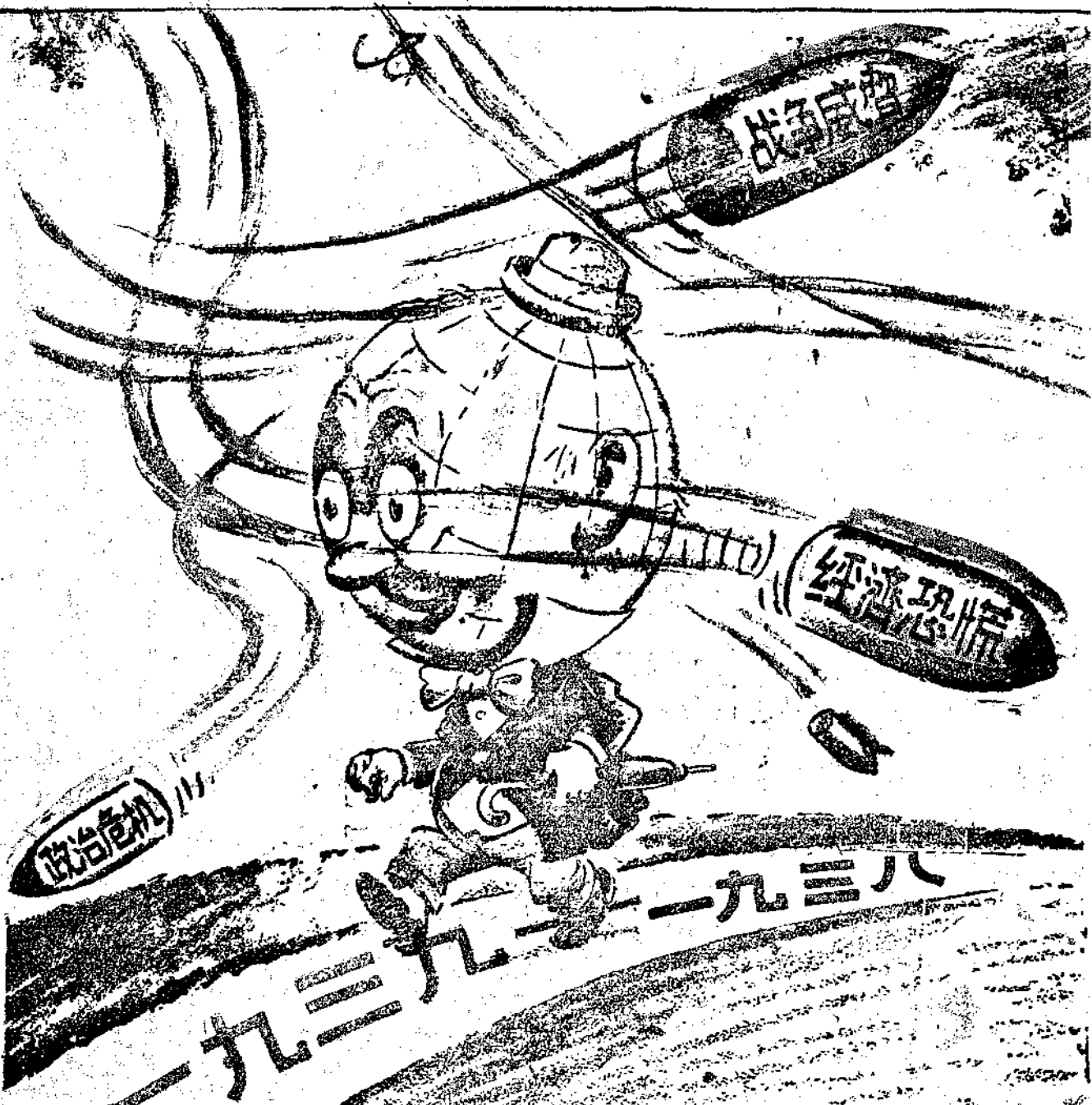
# 文 摘 戰 時 旬 刊

加外 角二本紙報 定  
郵 分四角一本紙土 價  
一分

## 號大特年新

號十四第

主編 孫寒冰  
編輯委員 張志讓  
汪開基 馮和法  
汪和法 徐毓源  
吳道存 發行所



出版日一月一年八年國民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行刊局書明黎慶重 編社培立



今之三害

# 慕尼黑協定後國際政治的分析

PRAVDA, MOSCOW

G. Dimitrov  
周克明譯

本文係摘譯，作者季米托洛夫為第三國際書記長。

目前資本主義國家內千百萬的人民都成了法西斯強盜的犧牲品。法西斯匪徒正把人類驅到新的帝國主義大戰的深淵之中。

一九三五年，意大利進攻阿比西尼亞。接着法西德國就撕毀凡爾賽和約；實行徵兵制，在萊茵河重整軍備，把它變成進攻法國的軍事根據地。後來它也以武力吞併奧地利，霸佔蘇台區，佔捷克的一切軍事要地，幾乎把捷克變成它的殖

民地。

一九三六年夏，德意發動了法西斯暴動之後，便對西班牙共和國政府採用武力干涉。兩年以來，意大利飛機駕駛員和德國砲兵不斷地破壞西班牙城鎮，屠殺西班牙婦女與兒童，蹂躪西班牙人民的土地，然而這些西班牙人民的唯一願望只是做他們自己家中的主人而已。

日本的法西斯殖民主義者也正在遠東對於為獨立

而奮鬥的中國人民，作着以征服中國為目的的高惡戰爭。這一切事實都證明第二次帝國主義的戰爭，事實上已經開始了，不過是秘密地不宜而戰吧了。世界各國與各民族都於不知不覺中爬到這次戰爭的圈子中來了。戰爭已經由三個侵略國家，即日德意的統治集團在地球各部發動了。從直布羅陀到上海的廣大帶，都有戰事在進行着。五萬萬以上的人民已經轉到戰爭的漩渦中了。

最後分析起來，這次戰爭是與英美法三國的資本主義的利益相違反的，因為它的目的是為了侵略國的利益，以所謂民主國家為犧牲品，取得全世界與勢力範圍的再分割。

「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的特徵就是在目前這種戰爭是由侵略國發動的，而作為戰爭之對象的

KEN, Chicago

各民主國家即作實運不干他們的事，牠們準備袖手旁觀，同時自翻和平，攻擊法西斯的侵略者；然而事實上却又一面一步一步地向侵略者讓步，一面又聲稱準備隨時抵抗。」

爲什麼會有這一串的法西罪惡呢？所以如此，就是因爲所謂民主國家的統治階級已經有計劃地向法西侵略者投降了。

意大利法西斯吞了阿比西尼亞，大家讓它逍遙法外。它不僅佔了阿比西尼亞，而且又對西班牙進攻。德國法西斯在萊茵河重裝軍備無人加以阻擋。它於是利用了這個機會來進攻西班牙，包圍奧地利，消滅捷克。日本搶了滿洲與華北，也沒有人說話。於是他們的軍閥得寸進尺，發動了征服全中國的戰爭。西方各民主大國是一步一步地向法西強盜屈服了。法西強盜的地位是一步一步地鞏固起來了。

可是布爾喬亞的民主國家的政府是有着消滅戰爭的適當的方法的。牠們可以熱心維持和平的國際聯盟的聯合行動來制止法西斯的侵略者。牠們可以應用國際聯盟的第十六條來發動制裁，這一條便是規定對於破壞和平者採取集體的行動。牠們也可以利用經濟制裁的方法，這必然可以逼迫日德意三國在決心維持和平的國家之前來表示讓步。此種維持和平的行動定可獲得世界各民族的擁護，他們既不要法西斯的桎梏，也不要戰爭的恐怖，各民族的強大的運動一定是反對戰爭挑動的最有功效的手段。

然而布爾喬亞的政府並不實行集體安全的制度。牠們所以不實行，就是因爲牠們不願意實行。牠們所以不實行，就是因爲它們的政策是由反

動的帝國主義派的決定的，這些人由於對於歐洲勞工運動之成長和對於亞洲民族解運動的恐懼以及對於社會主義國家之懷恨，把自己民族的利益也犧牲給法西斯了。牠們所以贊助德國法西斯，就是因爲牠們想德國充任歐洲的憲警，撲滅人民大眾的反法西運動。以牠們狹隘的帝國主義階級的利益，牠們聽任小國爲法西所分裂，因而使法西政府更易作進一步的侵略。

爲了與法西德國訂立協定，這些帝國主義國家的頭腦不但犧牲牠們所代表的「大國」的威望，而且自身在法西斯的手中受到侮辱，彷彿牠們是替戰敗國交涉一樣。

爲向民衆遮掩牠們的責任起見，牠們還作了一些欺人之談，說因爲向法西獨裁屈服之故，牠們不但做出了和平，而且把歐洲與人類自戰爭恐怖中拯救出來了，可是牠們的努力失敗了。

現時勞工階級與人民大眾如果相信法西張目的傳說，認爲以分割捷克的代價已經取得了和平，德國法西因此一舉已經完成了它的歐洲侵略計劃，大家可免高枕無憂，無須對於新的大戰再懷疑慮，那就是最危險的謬見了。只有法西斯罪惡的囚徒，只有歐國大

種傳說。頭腦清醒的人誰也不能否認正是蘇尼恩的陰謀，才使法西的無恥侵略更擴大了。而且局勢是不不得不然的，因爲反動的英法布爾喬亞已經把新的非常有利的軍事與經濟地位供給了德國法西斯，使帝國主義的戰爭更進一步地發展了。目前問題已經超過了由法西國家片面修改凡爾賽和約的範圍了。

現在的問題是世界重分割的問題。現在的問題不僅是現存殖民地的重新分配的問題，而是歐洲再分割，歐洲許多國家殖民化與帝國主義奴役歐洲許多民族的問題。

法西斯野獸對於牠們的強盜計劃也認爲沒有掩飾的必要。佔領蘇台區以後法西所公佈的地圖把德國法西的野心顯明地表示出來了。照這個地圖上所訂的計劃，一九三八年春解決奧地利；一九三八年秋解決捷克；一九三九年春進攻匈牙利；一九三九年秋強佔波蘭；一九四〇年春準備打擊南斯拉夫；一九四〇年秋就輪到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一九四一年春，法，比，荷，丹麥與瑞士都是法西開刀的對象；一九四一年秋，法西德

索的 騙子 或是 沒有 辦法 的政 治蓋 才敢 佈道

|                |     |
|----------------|-----|
| <b>孫寒冰主編</b>   |     |
| <b>文摘戰時旬刊</b>  |     |
| <b>第四十號 目次</b> |     |
| 德尼黑協定後國際政治的分析  | 八九六 |
| 凡爾賽條約二十週年      | 八九八 |
| 中國不是捷克         | 九〇〇 |
| 日本內部的陣營        | 九〇二 |
| 德國在多瑙的戲法       | 九〇四 |
| 萊茵運河           | 九〇五 |
| 民主國家與獨裁國家的軍力比較 | 九〇六 |
| 科西加·奧尼斯·尼新     | 九〇九 |
| 羅素論政治權力        | 九一〇 |
| 按應察的心(小說)      | 九一二 |
| 一篇人類恥辱的紀錄      | 九一六 |
| 敵寇今後的軍事企圖地圖    | 九二四 |
| 編者幾句話          | 九二五 |

國就要和蘇聯作戰了。再則，從此地圖中，我們又知德意志法西算很慷慨地把西班牙的一大部份，法國的南部，希臘，土耳其，敘利亞，巴力斯坦與北非的一大部奉送意大利的法西黨徒。

只要一看德意志法西在英法所有地的破壞工作，便可相信法西是確在準備實行這種計劃的。德國法西在亞爾薩斯洛林從事於腐害的破壞活動。在法國比里林的國境旁邊，德國法西正從事於積極的活動，以建立打擊法西的根據地。法西間諜在捷克的斯洛伐克族與烏

克蘭厥間正在煽動獨立運動，並在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及巴爾幹進行破壞工作。他們準備把下一拳打在立陶宛和波羅的海各國身上。波蘭法西像豺狼一樣撲到捷克被瓜分的國土上並向立陶宛窺視牙舞爪，殊不知由於牠的強盜政策正使波蘭的獨立受到德國法西的威脅。可是法西強盜打錯了算盤。一般人民還沒有作最後的表示呢！

自從上次帝國主義的戰爭之後，一般人民對於戰爭製造者的憎恨從未如今日之甚。世界各國均已捲起

# 凡爾賽條約式拾周年

李 風 譯

CURRENT HISTORY, New York

二十年前，德國遭到顛仆挫敗，當時牠是一個疲憊的、一籌莫展的戰敗的國家，外受一個武力聯盟的包圍並且爲空前的債務重担所困苦。到了今天，反德聯盟成了一個無用的廢物，而德國却是擴大起來，強固起來，並且比在一九一四年更堅實地團結了。

雖說這種驚人的變動早在一九二〇年時就已開始現示，然而大部份却是由希特勒所促成。這個非凡的人物，單槍匹馬地運籌帷幄，不特使他自己成爲德國的主宰，而且還成爲歐洲的主宰。他的當權得勢從那些被認爲反對他的人的懦弱與猶豫所得到的幫助，較之從他朋友所得到的幫助更爲有力。在最近的捷克事

了通過中歐到達黑海的大路；他們犧牲了蘇聯的合作而且打破了法國的小協約國的屏藩。

希特勒可以在任何時候鎖閉波蘭走廊，攫取米美爾，強使匈牙利與羅馬尼亞和他訂立最惠的貿易協定，使多瑙河成爲德國任意通行的河流，在波羅的海與黑海開闢港埠，因此而將歐洲大加割裂。他確能做到他在「我的奮鬥」中所預約的每一件事。在現代中，從沒有一個人提出過這樣一個似乎妄誕的計劃而以最大的決斷將它實行出來而得到成功的。

希特勒逐漸地使得德國恢復了原氣，重建了她的軍力，鞏固了萊茵區的防衛，佔領了奧地利，割裂了捷克斯拉夫。他也好像一個開國創業的人物，他足以媲美拿破崙，而且沒有因此引起一個大的衝突。歐洲還沒有一個政治家，在遇到圓融與意志堅定這兩方面，足以與他相提並論的。

了反抗法西惡行的怒潮。當慕尼黑黑陰謀家正在分裂捷克民主共和國，把它犧牲給德國法西的時候，制止法西侵略者的運動也明顯地表現出來了。在世界各大國中，千百萬的人民一致起來保衛捷克。

在慕尼黑以後，民衆運動更高漲起來了。大眾更清楚地認識了統治階級向法西投降的政策。準法西團體與其在統治階級中的代表受着第三國際反動領袖的直接幫助，造成了一種煙幕，想使人民相信和平是在慕尼黑獲救了，可是這種煙幕已經迅速開始消散了。國際政治中可以看出兩大趨勢。

(一) 德意志法西與英法帝國主義的黨派想對妥協政策作更進一步的推進；這政策是違反了他們自己人民的重要利益，也是與各弱小民族，民主政治國際勞工運動以及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相反對的。

(二) 勞工階級與人民反對強盜協定，反對法西侵略，擁護和平的聯合戰線的運動。

第一種趨勢的結果是西班牙和中國的分裂與淪爲奴隸，獨立民族的淪爲奴隸，殖民地奴隸境遇之惡化與帝國主義戰爭之進展。

第二種趨勢的結果是西班牙與中國擊敗法西強盜的勝利，弱小民族的自由與獨立之鞏固，法西侵略者之制服與世界之保障。

無疑的，唯有第二種趨勢是與各國勞工階級和人民大眾的利益相符合。可是要求得這種趨勢的勝利，必須制止民主國家的反動勢力；必須停止向法西侵略的投降政策；必須各政府以人民爲基礎，注重他們的利益與願望，必須各政府準備從外面打擊法西敵人。最近事件的教訓是：除非制止本國的投降派與反動的帝國主義派，決不能制止無法無天的法西強盜，決不能爲保衛世界人民的獨立與自由作勝利的鬥爭。



廿年來德國的擴張

王寅光繪

不論人們對於希特勒的政治哲學，他的種族的與宗教的偏見，以及他的頑固強硬的方法怎樣看待，他總已使得德國在歐洲成爲最堅強的國家，如果別的國家沒有認識到這個事實必然是虛偽的。我們很難想像民主國家的無條件的屈伏，對於最近將來會有什麼影響。我們現在所能確信的是：戰爭已經暫時展緩了；捷克慢慢地不再成爲一個獨立國家；凡爾賽條約與所有它的附屬條約，已被削減到只剩一個空名，以及德國繼續發展的一切主要障礙，事實上都被撤除了。歷史上還很少有過失敗者以如此速度與率效轉爲

勝利的先例。在二十年中，德國遠不僅是對着征服者將局勢翻轉過來。她並且不用鼓動一個普遍的衝突就做到了這點。她的成就不能歸功於冷酷無情的領導，而且還應歸之於工作與紀律的無限力量。希特勒固然可以當得起將生命的活力注入一個奄奄待斃的國家的勳績而無愧，但是如果沒有許多世紀來表顯德國人特性的慣例，思想的習慣以及對於生命的態度，無論他或其他任何人都不能達到這點的。目前獨裁似乎已經表現出它的反對民主，但這和凡爾賽一樣，我們或許可以看到它祇不過又是一個得不償失的勝利而已。

空口的和平宣言與誓約是不能在法西侵略之前保障世界和平與一般人民的。我們所需要的是積極的鬥爭，堅決的抵抗。法西的武力侵略只能用人民大眾的鐵拳予以打擊。

在目前事件之前，各國人民大眾與國際勞工階級應該有一些什麼任務呢？這些任務可簡述如下：

破壞法西侵略者與英法帝國主義派之間訂立強盜協定的政策；

堅決抵抗正在各布爾喬亞的民主國家抬頭以反對勞工階級的社會成就，反對民主自由，反對勞工運動爲目的的反動勢力；

保證西班牙與中國抵抗侵略戰爭的勝利；

保衛捷克及其他弱小民族，以抵抗外來的侵略。解決這些任務的真實力量確是存在的。所需要，的只是把它們見諸行動罷了。

在歐戰以後的政治歷史中，很難找得出像現在這樣一個時期，勞工階級，小布爾喬亞與知識階級的利益，弱小民族與殖民地國家的利益，文化與科學的利益，和平與民主的利益，都匯合起來了成爲一個巨大的反抗人類大敵——法西斯的潮流。這是建立與鞏固各國勞工階級與人民聯合陣線以反抗法西暴力與帝國主義戰爭的煽動者的真實基礎。

法西侵略者正在誇述「慕尼黑勝利」。牠們正在瘋狂地準備着新的強盜計劃與罪行。牠們這方面受到民主國家內社會主義與勞工階級的敵人的協助。懦夫，投降派與信仰不堅的人們都在法西之前低頭了。可是世界沒有，也不能有一種力量，能夠倒轉歷史發展的車輪。未來不是屬於腐爛的資本主義和它的有毒的惡臭的幫兇——法西斯的；而是屬於全世界所屬望的蒸蒸日上社會主義。



# 中國不

W. Lockwood

基尼黑的把戲，可能再在遠東玩一套嗎？但是他們能用些什麼手段呢？捷克沒有英法援助是一籌莫展的，可是在遠東他們

弱小國家在外國侵略的陰影下，驚惶地注視着英法兩國在德黑黑的投降和捷克共和國的被割裂。這顯示出國際主義以最後公開的形式對強權政治的最後的屈伏。特別是在中國，立刻發生一種反應，深恐日本與西歐列強間也在準備一個類似的國際密約。不管一個成功的密約是否真能如願以償，這種推想是有相當根據的。再則，緊接着廣州的陷落，武漢的失守似乎供給了一個有利的形勢，因為它給中國的抗戰帶來了一個新的變動。

在這個變動的環境下，日本將會立於一個較之以前更為有力的地位對西方列強施用壓力。從一個短淺的觀點來看，似乎是會如此的。這個壓力也許會對準兩個目標：給予壓榨過度的日本經濟以財政的援助，以外交的合作強使中國接受日本的和平條件。這樣的行動，必然會由助長失敗主義份子去尋求一種妥協的解決，給予目前中國政府的團結以一個嚴重的打擊，並且可能給某種的和平談判開一條路。

這種企圖解決戰爭的合作壓力之對日本有利，是顯而易見的。她希望不出重大的代價，即可使中國政府瓦解。為了安然渡過目前的困境，日本政府可以給與種種諾言與保證——特別是應允西方各國參加中國經濟開發的機會，無論如何，這種開發絕不是日本財政所能單獨承當的。再則，因為目下與獨立中國的貿易實際上已陷停頓，而天津、上海、漢口、與香港各處的全部商業投資又多少在日人控制之中，這種諾言自更足以誘惑權益有關的歐美了。

如果在基尼黑已經獲得了一種真實的解決，情形或許就不同了。然而，所有的表示却都與此相反。在談判之後，德國的聲勢與資源都大大地增加了；法國河圖左右的聯盟系統現在終於瓦解，而她的人民陣線也終於破裂；英國面對着她一向所嫌惡的東西——歐洲大陸上的一個優勢的軍力；而美國孤立主義的思想也更得勢了。新軍備計劃的聲浪蓋過了最近對於新的「光榮的和平」的歡呼喝采，不論英國或是法國在東亞所能使用的力量顯然是削弱了，並未加強。

如果我們可以從歐洲事件中得一個概括的結論，那末由於這樣的一種政策，不僅英法兩國在今日更不足以反對日本，而且她們的政府也更不打算保障她們的權益。英意協定與慕尼黑協定不過是張伯倫努力尋求苟安——或者至少是片刻的喘息——的兩個步驟。根據報告，接着它們之後將有一種新的努力以求西班牙戰爭的妥協，並與意大利在北非訂立一個可行的協定。德與納粹德國的基本衝突也許至少由於容許德國向東南推進，而得以延緩。確實的，她也許甚至可以根本避免，如果在一次德蘇戰爭中西歐能夠保守中立。這次戰爭如果發生，在英國保守黨的心目中，等於是一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一條可喜的出路。

在遠東，為了一貫起見，也作一種同樣努力，使目前戰爭在妥協中結束。根據這種議論，日本必然可以達到她目的的一大部份，而且可以維持她目前的政治與社會的機構，不致為一個長期的消耗戰爭所傾覆。這樣一來，她一方面不致於征服中國西方的權益全部趕走，又不致一方面因如此行動而趨於破滅。在華北的開發工作可以替西方的企業在華南留下一個活動的範圍；而且因為她在中國太忙，不會再威脅到亞洲東南部的殖民區域；但是她一定可以成爲阻止蘇聯勢力向北伸展的一道屏障。中國必可避免因長期戰爭而引起的激烈的社會革命，而遠東方面的衝突祇要多少展緩一下就可以使得已感困擾的英法，能夠把她們的目標與精力集中於她們的主要問題——德國的復讐。這些就是頗有使歐洲列強傾向於贊成循着基尼黑協定的路線來解決中國問題的幾個理由。

可是這種思想雖然似乎很可取，對於西方國家的有力團體也許很動聽，然而它很少有實現的可能。因為遠東既不是歐洲，中國也不是捷克斯拉夫；牽強附會的推斷是可以引入歧途的。

首先，遠東的衝突是在猛烈的進展之中，而決非僅是威脅的。在戰爭的刺戟之下，中國革命的民族主義已經達到斷不容許投降的階段。祇要她能夠繼續抗戰下去——這意思是包括組織民眾與在日軍後方發動游擊戰爭，日本就不能得到真正的勝利，而根據於那



# 是捷克

Amerasia, New York

並沒有如此左右的力量。中國革命的民族主義已達到斷不容許投降的階段。這裏蘇美能有較自由的行動。

種前提的計劃也不會行得通。如果中國不能戰勝，那末或許就惟有混沌的局面。所以，在最近的將來關於中日戰爭的任何妥協解決都是極靠不住的。

如果我們根據近來的情形來判斷，東京的現政權也確乎沒有任何妥協的模樣。根據報告，九月廿九日外相之被擠下台是表示日本決心把戰爭打到底。宇垣原來主張對華採取較有限度的目標與較謹慎的談判政策。他的去職表示出軍部極端派較之以前更加有勢了。它同樣指示出他們看出了在中國決沒有一個有力的「談和派」能與日本談判，或者他們相信此時日本不能，亦無意採取這樣的政策。

事實是在目前的環境之下，沒有堅實的立場，能使日本重獲均衡了。整個的日本勝利與驕傲的日本退却幾乎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僅僅統治了中國一部份也同樣不能使日本指揮下的經濟開發得到圓滿的結果。再則，即使西方各國同意於某種妥協的解決，希望這種推斷是錯誤的，然而多年來的經驗告訴我們，要和平的軍閥打交道，結果如何亦不可測。日本的對外侵略是由於以取得政治權與經濟權為目的的內部鬥爭。任何打算解脫日本目前的窘境，與因此而使得它目前的統治集團延長壽命的辦法，都是不大可靠的。

況且，即使張伯倫與拉達第準備和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合力強使中國接受日本的和解，但是他們能用些什麼手段呢？捷克沒有了英法的援助就是一籌莫展，但是在遠東，西方各國對於結果的決定並無如此左右的力量。中國抗戰必定繼續下去，使得日本佔領地位的穩固與因戰爭而得的收穫無限期地延宕下去。再則，中國可以更向蘇聯求援——萬一發生這種情形，我們至少可以說它是決不會受保守份子的歡迎，尤其是如果因此而使中國有獲得最後勝利的希望。

最後，雖然蘇聯在慕尼黑協定中被他國置之不理，而且也許在遠東還要再受到冷視，但是同樣的待遇却不能施諸美國。在關於遠東的任何集體決定中，美國政府的態度必然要佔很重要的地位。在中歐，美國不負一切的責任，英國政府能夠採取，而且必須採取一種獨立的行動。然而，遠東却是另一件事。雖然平行行動的政策由於艾登下台後英國政策的方針而變質，但是英國政府決不能犧牲它在世界政治中最大的財產——英美的友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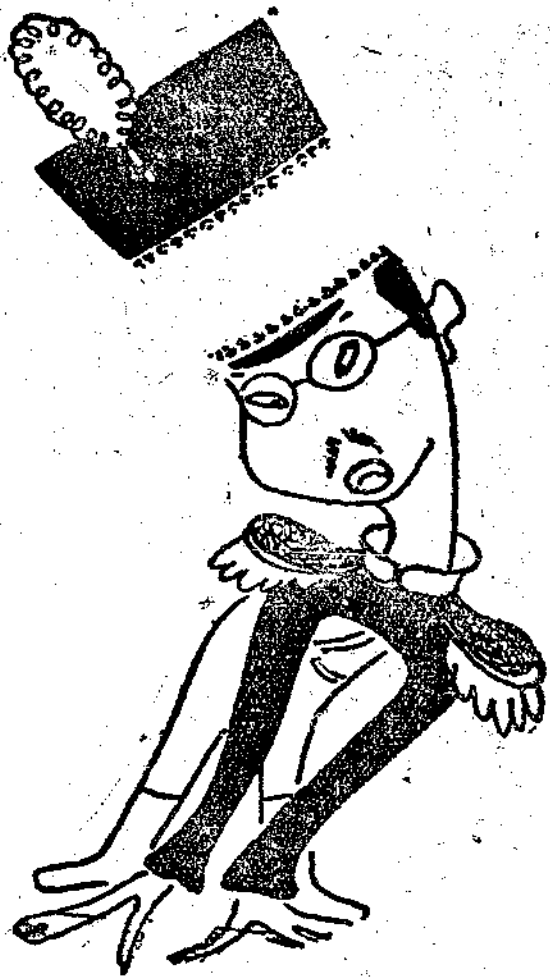
因此，美國的輿論在遠東的局勢中仍然是一個主要的因素。不錯，它不會允許美國對華施以物質的援

助；不錯，它容許美國的軍需原料不斷地輸入日本。但是它也不承認遠東的慕尼黑協定——無論如何，它是不會承認的，如果基本的事實揭露了出來。因為這樣調解戰爭的一種努力是違反了美國關於日本侵華之道義與法律問題所一再宣稱的政策。以不能保障遠東和平與繁榮的條件把日本軍閥和他們的商業友人自目前困境中解救出來，也未免是一種眼光短淺的企圖。

如果真是像李勃曼最近所宣稱的一樣，日本現在已經的完成了她的對華征服並且已經在亞洲大陸上建立了一個偉大而有利的帝國，那末西方列強就只好被迫承認既成事實，而對它儘量地利用。但是，任何瞭解真實局勢的人都知道日本距離戰勝遠矣，而且她的目的是一天天地更難達到了。事實既然如此，西方各國今日對於日本的經濟援助，配合着一種更「現實的」外交趨勢，並不足以保證和平與利益，祇不過使中日戰爭延長以及使最後清算的日子無形展緩罷了。

目前的局勢並不需要放棄美國遠東政策的傳統目標與原則。恰恰相反，日軍在華愈益擴張，無需冒險爭危險而能有效援華的機會也就愈大。再則，在這方面，美國比英法有更大的行動自由，她沒有香港可失；她在華的物質利害也不十分重大；而且她能處於一個貿易者與未來貸款者的地位，對日使用很大的壓力。

美國因此至少應該以它舉足輕重的力量來反對任何顛覆中國抗戰的集體行動。還不僅此，她應該探求禁運軍需原料赴日以實行她對華精神援助的可能性。因為惟有掃除日本的軍國主義以及建設自由獨立中國，在太平洋上的安全與進步才有希望。如果前途是永久不斷的戰爭，混沌的局面與日趨嚴重的軍事行動，那末美國人民就決沒有避免這些惡果的希望。



# 日本內部的陣容

Foreign Policy Reports, New York

T. A. Binson  
張素譯

在各方面，日本的反動份子均以典型的法西斯手段，向典型的法西斯目標邁進。問題不是我們可不可以把「法西斯」加在日本之上；我們所要問的更重要的問題是：為什麼日本法西斯運動費了這麼長的時間才達到它的目的？為什麼就在現在軍部法西斯派仍未取得日本政府的全部行政權？

一九二九的世界經濟恐慌以空前的速度給日本以嚴厲的打擊。兩年之間國際貿易減少一半，農業收入亦減少三分之一。當時民政黨內閣所採用的通貨緊縮政策更加重了恐慌的結果。日本的失業數字打破了紀錄，罷工風潮有增無已，佃農與地主的糾紛亦層出不窮。處處呈現不安的現象，這不僅影響着工農，連知識階級與小中產階級亦極感不滿。馬克思學說的影響比前此更普遍，更深入。一九三〇與一九三一之間，日本軍部假手退伍軍人協會及種種帝國主義的、國家主義的、恐怖主義的與破壞罷工的團體（會員總數達百萬以上），發動廣大的法西斯宣傳。民政黨受到左右夾攻，對於恐慌的應付愈來愈沒有辦法。

不論就傳統論還是就實際論，代議制的政府在日本從未有過堅實的基礎；它受了種種的限制：如對於眾議院職權的限制，貴族院的平等地位，樞密院的某種權能以及海陸軍的半獨立地位。在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的恐慌期間，由於它的通貨緊縮政策，對華外交政策，縮減軍備政策和海軍限制政策，民政黨內閣

受到種種的攻擊。因為廣大失業，農業危機與普遍不安的關係，法西斯宣傳發生了極大的效果；對於政黨與資本家之「腐化聯盟」加以猛烈的攻擊，以期博得一般人民的歡迎。幣原對華的「屈辱」外交與倫敦海軍條約的「欺騙」都受到極壞的批評；同時國內的後備軍人又高喊着換滅「赤禍」的必要。軍部宣傳家更在積極方面倡導創立東亞大帝國，粉碎蘇聯，在天皇之下建立「國社」政府。行動與宣傳相隨而來。一九三〇年十一月濱口首相被刺，次年三月又發現軍事大陰謀，軍部領袖又於九一八強佔滿洲。同時，幾種重要的獨佔企業又主張日圓貶價，實行通貨膨脹。因為連資本家都不擁護它，民政黨內閣遂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宣告辭職。日本政治因此踏入新的階段。

九一八至今已七年，日本的軍部法西斯運動在此期間究竟有何收穫呢？首先，它破壞了民主制度。一九二九——三一間的民政黨內閣是一個一黨政府，在眾院中得到大多數的擁護。在今天的近衛內閣中它却只有兩位黨員身任大臣，可是這兩位大臣還是正式

代表黨的（在一九三二二月至四月的林銑十郎內閣中，却連一個黨員大臣也沒有），近衛內閣是日本統治階級——軍部，皇族，官僚與資本家——的遜克推多大聯盟。

一九三一之後，對於共產黨的運動，鎮壓不過餘力。常常搜捕「共產嫌疑份子」的結果，使得黨的活動變成了秘密的。馬克思思想與勢力不許存在於一切大學中。以前流行的馬克思派刊物和文藝都一律禁止。比較安全無害的社會主義的組織，如社會大眾黨，尚可存在。該黨近年來公開擁護對華戰爭，已經逐漸傾向於法西斯了。近衛內閣不久將根據總動員法的規定，取消一切工會。一九三六年，軍事當局已經把軍需工業的工會組織強迫解散了。一九三七年二月抓捕左派的工會領袖暗示了將在這一方面採用更進一步的手段。

可是這種鎮壓左派與工人組織以及攻擊民主政府的工作，還只算軍部法西斯運動的小勝利，它的大成功是在外交方面。一九三一至三二年間強佔滿洲，建



立偽國。在這裏是日本軍部法西斯經濟政策的實驗室。在關東軍保護之下，偽滿洲國是按着「國社」計劃發達的，以軍事需要與準備對蘇作戰爲第一義。一九三三年初，日軍復進佔熱河；兩月之後，更逼近北平，強迫中國簽訂塘沽協定，使華北入於日人勢力之下。一九三五年的華北五省所謂「自治」運動又引起冀東與察哈爾一部份的所謂「獨立」。一九三七年七月，更發動蘆溝橋事變，決定吞併全中國。

在各方面，日本的反動份子均以典型的法西斯手段，向典型的法西斯目標邁進。問題不是我們可不可以把「法西斯」加在日本之上；事實是大明白了。我們所要問的更重要的問題是：爲什麼日本法西斯運動費了這麼長的時間才達到它的目的？爲什麼它的政治與經濟計劃在日本國內達到它的目的？爲什麼它的政治與經濟計劃在日本國內如此遲遲實行？爲什麼就在現在軍部法西斯派仍未取得日本政府的全部行政權？

要答覆這些問題，必須對近年的日本政治鬥爭——它的手段，它的暗潮與參加鬥爭的各種團體和勢力——加以仔細的分析。對於日本特有的政治與社會制度，日本的民族性，都須加以分析；對於日本法西斯運動之弱點及其進展上之障礙，亦須予以研究。

日本法西斯運動遲遲進展的原因或許是由於資本家對於全盤接受它的方案，尤其是關於國內的，懷着長期猶豫不決的態度。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在未獲得金融資本家決心贊助之前，亦未能抓住政權。在一九三一年以後的最初幾年中，作爲日本法西斯的軍部激進份子與一小部份資本家發生了極密切的關係。後者利用了他們做反對工作。軍部激進份子有三種武器：恐怖，政變與獨立的軍事行動。自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五月之中，恐怖份子刺殺了當時藏相，三井總經理

以及政友會黨魁大養毅。一九三一年三月至十月之間，接連發現三次未遂的軍事陰謀。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軍部領袖更以軍事行動強佔滿洲，而以後亦不願內閣方面的意見，繼續擴大軍事行動的範圍。

第一時期的尖銳鬥爭起於一九三一年三月，終於次年五月。軍部法西斯份子既在滿洲得勢，遂擴大對華侵略範圍。這對於資本家或貴族是否一種不利呢？絕非如此。後者覺得中國既無力制止軍部的侵略，他們也不妨承認這種行動。何況這種行動在國內亦復於他們有利哩！法西斯宣傳所激起的戰爭狂潮把人民的視線轉移到安全方面去了。廣大的農工與中產階級投降於法西斯的鼓動之前，加入侵略戰線；把自身的經濟苦痛忘掉了。

軍部激進份子在政治方面所獲的利益是空洞的。他們使荒木在犬養毅的內閣中擔任陸相，荒木在齋藤內閣中仍舊擔任原職，一直到一九三二年犬養毅被刺以後。齋藤內閣是聯合內閣；一九二四以後統治日本的一黨內閣制遂自此消滅。當時首相齋藤與藏相高橋的聲望尚能使他們應付極端派。荒木的地位日衰，於一九三四年一月宣告辭職。在一九三二至三五期間齋藤與岡田的內閣中，軍部法西斯在國內的勢力稍形衰落，他們在政治上唯一的收穫便是海陸軍預算的增多。經濟情形的好轉是與此大有關係的。一九三二年夏秋之間，由於日圓匯率降低的原因，日本對外貿易開始增加，以後數年中幾達到繁榮期間的數字。生產加多，失業亦隨之減少。僑滿吸收了二十五萬日人，多數在行政及商業方面任職。因此之故，法西的攻勢暫停停頓。

不過另外又有了新的問題。因商業繁榮而得的利益皆爲獨佔企業所取得；對於中小生產者並沒有什麼

好處。大眾雖得到了工作，工資却降低了，生產費提高了，而農業恐慌還一如從前。爲什麼在這種情形之下法西斯運動不能發達呢？這是由於日本法西斯所有的特質的原故。一九三〇至三九期間，法西的上層領袖是操縱最高軍事會議的荒木一般人，而他們的爪牙就是以上肥原，坂垣與石原爲領袖的少壯軍人派。因爲極端派有發動軍事行動的權能，所以他們常常用他們的勢力來決定外交政策。

可是關於內政方面，他們的權力却受到限制了。恐怖與政變皆爲危險的武器，尤其是軍隊與軍官要直接行動的時候。他們當然還可利用宣傳與組織，不過這方面也有難關。軍部極端派可以利用千百個後備軍人協會與反動團體，發動有效的宣傳，可是要是把這種種複雜份子組織成一個統一的法西黨，他們不是有所不能就是有所不願了。他們或許想保有領導權，恐怕有了組織，他們就不能操縱了；或許是不知道怎樣組織起來。總之，因爲缺少黨的組織，在沒有恐慌的期間，他們的運動等於去了勢。

在一九三七四月的總選舉中，林銑十郎以法西方案號召，可是除了一兩個小黨派的，議會中沒有人擁護他。民政黨與政友會都一致反對。那時盛傳將組織「第三黨」，但結果並沒有組織。一九三六之後，一般人民對於軍部法西斯均表不滿，對於此種企圖亦表示反對。即在目前，一般人認爲組織「第三黨」仍舊沒有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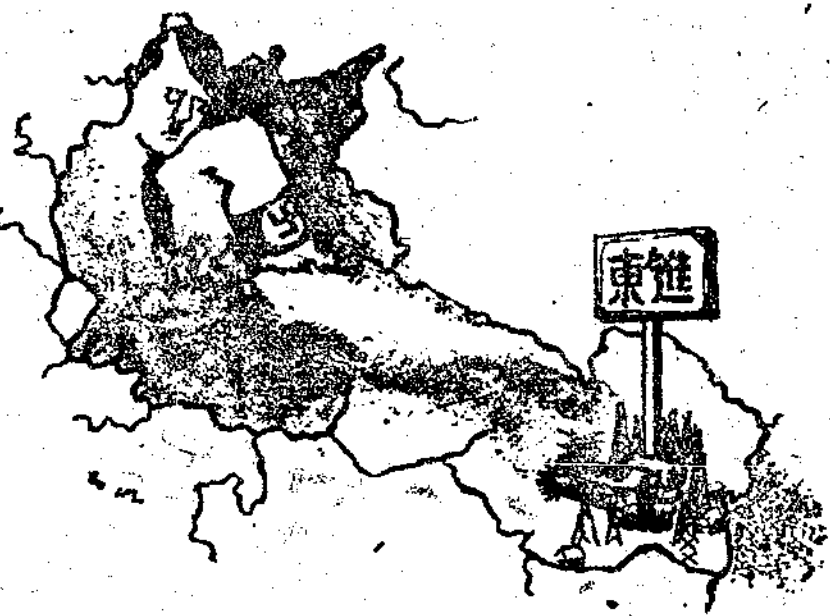
日本一些法西斯領袖感到組織的需要，其中之一便是橋本上校，他因指使炸沉美艦潘萊號而爲人所知。去年二月我在東京訪問他的時候，他正着手組織「大日本青年黨」。一九三六年的夏季，他自現役中退伍，同年十月，他創立了他的新黨。該黨（接九二三頁）

# 德國在多瑙流域的侵略戲法

KENN, Chicago

Paul Einsie  
馮明章譯

就某種意義上說，奧大利的被德國吞併未嘗不是「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全世界的眼睛因此而睜開了來，認識到前此無視的德國在多瑙流域的「和平的」侵略。要不是由於希特勒的軍隊以武力侵入沒有防衛的奧大利，德國對於多瑙流域的幾個國家不流血的征服一定還可以安然進行。



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像是多瑙河上三位有田產的婦孺。有一次從柏林來了一個小滑頭，要收買她們的稻子。他有一部很漂亮的汽車，所以她們都放心把小麥和煤油交給他。當他們開始談到貨款的時候，他給了她們一部汽車，可是又多拿了一批小麥回去，這使他欠給她們的債比以前更加多了。下一次他又以幾桿打強盜的毛瑟槍，換得她們的油井租借權。他

在過去兩年中，德國在多瑙流域各國的貿易發展到驚人的程度。表面上看來，這彷彿很自然，因為多瑙流域是德國出口貨的天然市場，而德國亦是多瑙流域出產的天然市場。可是雖然如此，各關係國家的政治家對於德國的經濟侵略已經漸漸的感到不安了。他們的疑懼一半是由於德國所採用的經濟侵略的方法——這種方法把多瑙流域的國家降為德國經濟上的附庸——一半也由於德國經濟侵略所針對着的政治目標。德國進行經濟侵略所採用的高妙的手段也不由得人們不稱道；就好像一個計劃週密的大騙局之足以令人稱道一樣。德國所用以欺騙和侵略許多國家的方法，其手段之巧妙，即超等的金融騙子如克勞倫斯·哈特萊和伊瓦·克魯格亦望塵莫及。過去「德國」這個名字與商業上的誠信原是被人們視為一而二二而一的，於是納粹政府就利用那些還沒有認清誠信已和其他傳統一道被納粹榨掉了的國家對於德國的信用，來進行他們的騙局。

這把戲的第一着便是對多瑙各國高舉債台。這自然是很容易的，因為在長期不景氣的中間這些國家都

急於想把她們的出產脫手，即使得不到現款。可是在她們還未明白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之前，她們對於德國的信用貸款已經達到使她們不能輕易放鬆的數目了。更糟糕的，是德國以信用向她們買去的貨品馬上就在國外用現款售去了，以便籌集軍需上所必要的外匯。如果那個個人有第三帝國的這種行爲，一定要受刑法的制裁。用簡單的英語說出來，他的行動就是：「Fraud」（欺詐），我們不能僅僅因為這種事是一個有主權的國家做的，就不說這是一種欺詐。這結果對於犧牲者是爲害極大的。她們不但不能向德國索還貨價，而且因為德國把她們的貨品出售的結果，她們在別國的市場也跟着被搶走了。

多瑙各國認識了這是什麼一回事的時候，德國所欠她們的款項已經非常之大，要是損失了，就足以使她們崩潰。結果，她們只好聽德國擺佈。債權人要求那萬能的債務人還債，却只好出以哀求的方式。德國回答她只能以貨物還債，要是多瑙各國想索還貨債，她們有盡量輸入德國貨品的自由。在生活程度低下，因一九三二一經濟恐慌及以後長期不景氣的結果財源宣告枯竭的國家，要想遽然增加對於德貨的購買，這是不大容易的。而德國那時也並不很想推進德貨在這些國家的銷路，因為她輸出的增多只能償清舊債，並不能取得現款，她爲什麼要增加輸出呢？

結果多瑙各國被迫着要買德國貨，即使德國貨價錢比別國的更貴，貨色更劣；而情形的確常常如此，

欠給她們的錢是太多了，所以當她們向他索債時，他只笑了一笑，說她們最好嫁給他吧。他已經用了一套同樣的手段，騙了一個老婆，她的名字叫做奧大利。

因為德國工業那時正一心一意從事軍備製造，同時又因為原料方面使用了低劣的替代品。她們甚至無法選擇她們所要的東西。爲了償清舊債，德國把她們自己所需用的貨品和她在別國可以換得現款的貨品，都一律不賣給多瑙各國。因此，羅馬尼亞買進了多得難以令人置信的大批口琴，希望在美國市場中轉售出去，而南斯拉夫所買的德國阿司匹林的數量，即使全國人民都患了德國頭痛症，至少也夠十年之用。

更有進者，德國還想從此中收到政治的效果。德國告訴多瑙各國的政治家說，如果她們願意購買德國的軍火，那她們的債務就容易還清了。我們要記得，在西班牙戰爭的最初數月中，證明了德國有幾種可怕的武器，如坦克車飛機等等，遠不及他國所製造的。於是德國決意把舊貨肅清，另製新貨。因此，大批舊飛機，坦克車和槍械都可以出售了。多瑙各國亦極願接受這種辦法，因爲這麼一來，一方面既告清債，他方面又可加速的擴軍。

從政治觀點上看來，即使沒有代價，德國讓出這些武器也是值得的，因爲多瑙各國一有了德國的配備，可以與德國發生強固的政治聯繫。她們此後就必須靠着德國來修理和供給零件，而不得不與德國友誼相處了。這一點羅馬尼亞與匈牙利是看得很清楚的，她們拒絕了這種得不償失賣身投靠的事。可惜南斯拉夫對於此事却馬馬虎虎。她想兩面討好，一邊買法國軍火，一邊又買德國軍火。不過所買的德國武器尙不足

以結清德國對她的巨債。

我們也許以爲德國這種把戲只可以玩一次，隨便那個國家都不會上兩次當，即使是易受欺騙的。可是德國的創造天才却層出不窮，舊的不行，再來一套新的。多瑙國家鑒於以往的苦痛經驗，多瑙各國都相繼決定，她們該買多少貨給德國就買多少，不讓德國多買。舊債還清或還得很慢時，新的往來務要使其平衡。但是此種辦法一經決定，德國又想出了抵制的花樣。

我們常常看到報告，說德國對於多瑙各國答應長期信用借款。英美兩國總是希望取得現款，就是對於真正殷實可靠的行商，也只肯承認三個月或六個月的信用借款，可是德國商人對於消費品可以承認一年或兩年的信用借款，對於機器，却可以承認五六年或五六年以上的信用借款。德國在多瑙各國採用分期付款售貨的辦法，範圍很廣，條件亦極寬。先付壹塊錢，就可以取得一架自行車；先付十塊錢，就可以買一部小汽車。

看來也許覺得奇怪，爲什麼破產的德國連自己的外債都不能償付，還比具有廣大資金的債權國，如英美兩國，更能在國外放長期信用借款呢？這原因是事實上支持這種信用借款的並不是德國，而是多瑙各國。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根據新訂的條例，德國與多瑙各國之間的貿易應該平衡。如果德國對羅馬尼亞的輸出在某一時期是一千萬元，那末德國也能自羅馬尼亞輸入一千萬元價值的貨品。如果德國對羅馬尼亞的輸出是根據長期信用借款的辦法的，那末羅馬尼亞對德國的輸出品，就必須等到德國對羅信用到期時，才可付款。如果德國貨品幾年之內不能將售價收來，羅馬尼亞的小麥，煤油與木材的出口商也就無法在幾年之內取得貸款。我們不消說，羅馬尼亞出口商人及多

瑙各國的一般出口商在經濟上自然無力等這麼許多年。他們的中央銀行對他們須予以資助，而要資助他們的，又必須膨脹通貨。因此，事實上德國對於多瑙各國的長期的信用借款在金融上還是由他們自己的中央銀行支持的。

這好像是很簡單的，但是多瑙各國却費了一些時間，才明白她們又是被騙了。對於這種金融把戲的忽視可以由下面的事實看出：甚至羅馬尼亞政府的鐵礦部也向德國取得了四百萬元的六年長期借款，以備購買工程方面的機器之用。因爲這次信用借款的期間是六年，所以德國自羅馬尼亞輸入的小麥與煤油也可以六年不付款，但是羅馬尼亞的小麥與煤油的出口商是不能等待的，所以這是由羅馬尼亞的國家銀行來負擔這筆款子，不過國家銀行實際上還不是政府機關。

多數多瑙國家現在都已明白她們又是上了當。這一個經驗的代價，又使她們的對德債權增加了好幾千萬。結果她們是較之從前更成爲德國的附庸了。由於這種種手段和德國併與的結果，多瑙各國輸出中的極大部份是被德國吸收了。因此，德國可以停止購買的威脅，對她們施以政治的壓力；又可以停止輸出償付舊欠的威脅，對她們加以欺凌。所以德國今日可在多瑙流域的任何一國中，隨時造成經濟或財政上的危機。德國的權勢太大了，所以多瑙各國不敢堅持修訂現行貿易及付款協定的要求，即使在這種協定的條件對她們是不利的。

德國如果僅以擴充貿易爲目的，沒有什麼政治的動機，那末她這種刻毒手段縱有可批評之處，尙能加以原諒。然而事實上，德國在多瑙流域中的貿易發展所含的政治動機是太明顯了。德國所以在歐戰失敗，就是因爲食糧不足。她現在向東南（接九二二頁）

# 多瑙河萊茵河

By Albion Boss

圖繪光寅王 譯瑛玉蔣

New York Times



當希特勒完成了多瑙—萊茵運河的時候（預備於一九四五完成），德國在北方的大工業區便和在南面的廣大原料地帶貫通一氣了；這不僅使希特勒從此主宰着東歐的經濟權，並使他完成了戰略上的目的。

萊茵—多瑙運河（已在開工掘造中）準定在一九四五年完成的宣告，對於德國野心的實現，其意義或許還要超過在歐戰中所作的一切終極無益的戰鬥之上。一條運河固然是平淡無奇的事，不過在這一場合，它的目的是在掌握中歐與東南歐經濟的牛耳，以及因此而掌握其政治的霸權。

這條運河的意義，概括說就是：在萊茵河下流的所謂魯爾區，可以說是世界上最高度發展的工業區，那裏蘊藏着歐洲大陸最大的煤礦。所有多瑙河沿岸以及毗連黑海的區域仍然是大部份沒有開發的巴爾幹和土耳其市場。祇要德國的工業一旦在從魯爾的極度現代化與工資低廉的工廠到東南歐的農田、油場與礦穴之間得到一條可以自由使用的廉價航路，她就能建立一個經濟的平衡，長久之後，或許戰爭與外交都不再能改變它了。現在別的國家在東南歐遠能與德國競爭，因為德國北部的工業製造品必須由水路繞到歐洲，或是由鐵路運到多瑙河再由駁船轉運。當德國開始由多瑙河而下，傾銷其價格最低的工業製造品並為巴爾幹的原料供給一個永久的市場時，東歐的大部份能如何避免幾乎完全為德國經濟所統治，就難以想像了。

世界大戰使德國覺悟了連接萊茵河與多瑙河的極端重要性。多瑙河是德國在巴爾幹與土耳其的軍事工作的骨幹。如果克虜伯的大砲以及魯爾的其他貨物能由水路運送，然後再帶回德國所迫切需要的麥子與煤油，它的價值該是如何偉大呢。歐戰一停，運河聯合會社就組織成立，此後就按照計劃逐步進行。如果另一次大戰發生，無疑的，德國必會立刻控制着全部多瑙流域以作食糧與原料的供給泉源。

這裏還有奧地利。對於德國，她最有價值的出產是木材；如用鐵路運輸，這便是一個笨重而又花費浩大的東西；奧地利對德國經濟的第二種極有價值的貢獻是各種的生鐵，其中最重要的是鐵。在多瑙河岸的林茲，鼓風爐已在建造了，以使奧大利的鐵礦與將來用船由新運河運去的魯爾的焦煤製造鐵與純鋼。基於這樣的一個基礎上，還有多少他種工業會如雨後春筍似的興立起來，是很容易想像得出的。

這條運河是根據一、二〇〇噸容量的駁船與汽船而建造的。這正是在萊茵河下流甚至冒險沿海而至漢堡的那些担負繁忙運輸之責的船隻的容量。同樣大小的船隻載着五穀，木材，礦產與煤油可以上下駛行於多瑙河。至於二〇噸容量的駁船，在梅恩河與多瑙河間早有着所謂盧德威運河，但是梅恩河時常不

能通航，所以這條運河是無用的。

在一千多年以前，查理曼大帝首先著手開鑿這一條從萊茵通達多瑙的運河。巴伐利亞的國王盧德威在一八四八年正式完成了這個計劃，雖然他的運河終究並不適用。

德國人希望新運河能夠證明是更有裨實用的。但失敗的可能性，是不能完全忽視的。現在的計劃的困難是它需要六十道水閘以便使駁船得以通過一系列的山脈。在紐倫堡與多瑙之間，駁船須經過四十五道水閘以便爬過一千二百尺高的山脈，然後再開下來。如果運輸繁忙，不可避免的它就要逐漸發生阻滯延擱了。在戰時，一次成功的空襲或許足使運河斷阻數星期或數月之久。我們試就巨大的原始投資以及運河船的水手與運河水閘雇員的工資而論，如此緩慢的一種運輸工具不見得是十分經濟的。

這個計劃全部完成時所需的成本總數假定的估計是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其中四〇〇、〇〇〇馬克是要用於班堡至凱亥曼間的主要河道，其餘的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是要用來調整運河，多瑙河與從馬因斯至班堡的梅恩河，以及建築橋樑與水槽。

從萊茵河出發，船隻得要循着梅恩河經過多次堡通過十道水閘，然後抵達一個距離班堡幾哩路的地點。運河本流就從這裏開始。它共有一百十二哩長，抵達多瑙河之處幾乎是在凱亥曼的正南，正好在萊根斯堡的上面。在到多瑙河的半途必須經過紐倫堡，而目就在紐倫堡那邊開始峻峻地爬過所謂德國的侏拉山脈。

德國與奧大利之間的多瑙河河道也掘深了，而且還要建築許多堤壩，以保持河流的水平並附帶供給電力。

在許多沿着運河的水閘處都要設置電力對。

還有一個計劃，在沿着德國境內的這條運河的河道建立一串新的工業。電力將以類似美國 T V A 式的最低價格供給使用，廉價的運輸也將同時供給。大工業被鼓勵建立在通過巴伐利亞的多瑙河河道，使用在奧大利發展的電力。這個計劃將給予德國另一類似在下薩克森尼已經發展的工業區域，它距離法國邊境較遠，因此比魯爾區容易保護。

所謂多瑙河下游與上游間的關鍵，是在南斯拉夫，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三國邊境的「鐵門」。在一九三六年，經過這個門的貨物比往年都多，為二、六一六、〇三七噸。在戰前經過鐵門的貨物每年平均為六〇〇、〇〇〇噸。這些數字沒有將鐵門的上游與下游附近一帶的頻繁的貨運計算在內。上游的貨運包括有從羅馬尼亞來的五穀，鐵產，鹽基石與煤油。末一項

的輸入對於德境是極重要的。

下游貨運主要地包括有從奧大利來的機器與其他重工業製造品以及木材，從捷克來的煤，以及轉運來的魯爾的鐵產。運河築成之後，煤的運輸必然要大大增加的。

德境以外的河道是屬諸國際的，現由兩個國際委員會管理，會中不僅有沿河兩岸的國家，英、意、法也都有代表。

德國已退出委員會，而且她現在雖然允許國際貨運在國境內的河道通行，但是她並未承認她境內河流具有任何國際的地位。

目前在多瑙河營業的有十家大航業公司。其中有三家屬於德國。匈牙利、捷克、南斯拉夫與羅馬尼亞各有一家；法國有一家，英國有兩家。

## 編者來函

在第三十八期本刊「週年紀念號」上，編者會對本社過去種種向讀者諸君作了一個簡括的報告；在本期「新年特大號」上，編者想把本社今後的計劃也約略的談談。關於本刊的編輯，除仍本現在的方針努力外，我們還想每三期出版一個「文藝副刊」，大概不久即可實現。此外我們預備在今年內多出叢書，譯介國際的名著；

現在我們已與商務印書館訂好合同，由該館總發行。現在在印刷中的已有三部：(一)「歐洲的內幕」(二)「日本在中國的賭博」(三)「日本向世界挑戰」；即付印的還有 W. L. Jones: *Battle For Peace* 和 A. Vassja: *Secret Agent of Japan* 兩本，此外還有一本「國際政治手冊」在編譯中。刻下我們還在籌備一個月刊，仍以翻譯為主，着重參考資料的搜集。關於「月刊」的編輯，希望讀者諸君能多給我們一些意見。

# 民主國家與獨裁國家軍力比較

G. Tabouis, "Blackmail Or War"

李風摘譯

| 民主國家       | 獨裁國家      |
|------------|-----------|
| 四,三三二,四二〇噸 | 一,四〇六,七七六 |
| 二,九一六,八五〇名 | 二,三六四,九〇〇 |
| 一,三三五架     | 七,八〇〇     |

假如我們把民主國家與獨裁國家各自所能支配的全部軍力比較一下，我們就不得不確信一切成份是對於民主國家的。雖然我們對於最近統計的詳細情形沒有研究，但是我們可以斷定下列的數字是與事實相符的：

【英國】有四七,〇九八,〇〇〇人口，可以動員的兵士有九,〇〇〇,〇〇〇人。陸軍共有一一五,〇〇〇人，不列顛本土有九〇,〇〇〇人。

英國海軍共有一,二九六,三三噸，包括有主力艦十八艘，航空母艦六艘，巡洋艦五十九艘，魚雷艇一百二十九艘以及潛水艇五十四艘。在建造中的還有下列各艦：主力艦五艘，航空母艦五艘，巡洋艦十七艘，魚雷艇三十三艘及潛水艇十八艘。

空軍方面，共有飛機二,〇〇〇架，其中一,五〇〇架在英國本土，空軍人員共六五,〇〇〇人，

其中五,五〇〇人是官佐。陸軍已經完全調整過，足能適應機械化戰爭的需要。最近在高級將領方面曾有過許多重要的調動。海軍也大大加強了，不久還有五艘附加的第一等戰艦。擴充的工作正在香港和新加坡進行。

【法國】有四一,九〇六,〇〇〇人口，可以動員的兵士有八,九〇〇,〇〇〇人。陸軍共有四一五,〇〇〇人，駐紮在本國外的還有一四五,〇〇〇人。法國海軍共有五一一,八一七噸，包括主力艦六艘，航空母艦一艘，魚雷艇六十八艘，及潛水艇七十五艘。在建造中的有：主力艦三艘，航空母艦二艘，巡洋艦二艘，魚雷艇十艘以及潛水艇十一艘。空軍共有飛機一,五〇〇架和飛行人員五〇,〇〇〇人，其中三,〇〇〇人是官佐。法國擁有一個強勁而訓練良好的軍隊。她規定了用基爾（等於二十一又五分之一噸）譯者）作為海軍的新單位以答覆最近意大利的決定，同時她也在增加她的海軍飛機。

【美國】有一二八,四三〇,〇〇〇人口，能夠動員的兵士為二〇,〇〇〇,〇〇〇人。陸軍一七〇,〇〇〇人，國防軍一九〇,〇〇〇人。海軍的噸數為一,一六三,二四〇，包括有主力艦十五艘，航空母艦四艘，巡洋艦三十艘，魚雷艇二百一十六艘，潛水艇八十五艘。在建造中的有：主力艦四艘，航空母艦兩艘，巡洋艦十艘，魚雷艇三十六艘及潛水艇二十二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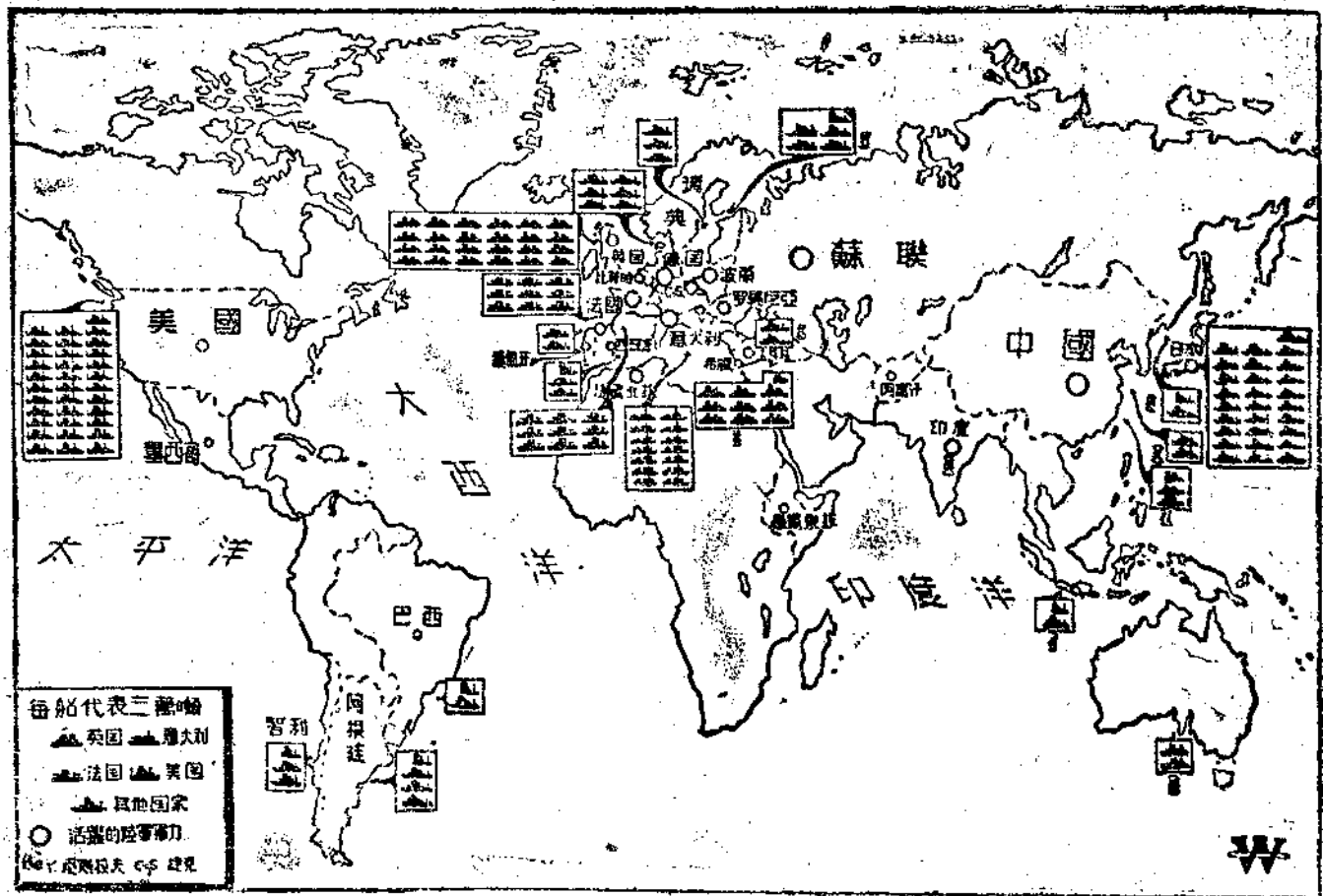
空軍有飛機二,八八五架，飛行人員三三,〇〇〇名，其中二,八〇〇名是官佐。羅斯福總統最近在國會中曾就國防問題發表過幾次顯著的敘述。巨大的努力已經開始以加強她的艦隊與空軍。一旦發生戰爭時，美國可以立刻動員四〇〇,〇〇〇人，而且在一個月之內可以另外增加五〇〇,〇〇〇至六〇〇,〇〇〇人。美國空軍的效率是最高的。它有飛機九〇〇架海軍飛機九〇〇架，它們都是最新式的。海軍計劃也正在擴充中。

【蘇聯】有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人口，能夠動員的兵士有三五,〇〇〇,〇〇〇人。陸軍為一,三〇〇,〇〇〇人。海軍的噸數計為二五,〇〇〇，包括有主力艦四艘，巡洋艦四艘，魚雷艇二十五艘以

## 列強空軍實力

每代表五百架

法 德 英 意 美 蘇



及潛水艇二〇一—一五〇艘。在建造中的有巡洋艦四艘。

空軍擁有飛機四，五〇〇架，飛行人員一〇〇，〇〇〇名，為世界最高的標準。軍隊的機械化已有廣大的進步。目前特殊的努力是集中於潛水艇的發展。蘇聯政府或許將在國外訂購兩艘戰艦。

【捷克】有一五，一八七，〇〇〇人口，能夠動員的兵士為二，五〇〇，〇〇〇人。陸軍為一七，八五〇人。

空軍有飛機五〇〇架和飛行人員八，五〇〇名，其中有九〇〇人是官佐。捷克軍隊的標準甚高，而且裝備也極優良。

對於這些數字我們必須加上中國的軍力。中國在戰時可用的正確人數是極難估計的。蔣介石將軍現在能夠調遣六〇〇，〇〇〇受過訓練的兵士，還在華南訓練中的一，〇〇〇，〇〇〇軍隊在四個月之後就可完成了。如果我們考慮到中國人口的總數有三七四，〇〇〇，〇〇〇人，在人力的泉源方面看，顯然的這決不是一個不足重視的數量。

現在我們再看獨裁國的軍力，和這個巨大兵力的總數比較是怎樣。

【德國】有六七，一〇五，〇〇〇人口，能夠動員的兵士為一三，〇〇〇，〇〇〇人。陸軍為一，〇〇〇，〇〇〇人。海軍擁有一四七，二七一噸，包括主力艦六艘，巡洋艦六艘，魚雷艇三十五艘以及潛水艇三十六艘；在建造中的有：主力艦四艘，航空母艦二艘，巡洋艦七艘，魚雷艇二十七艘及潛水艇二十三艘。空軍有飛機二，六〇〇架和飛行人員一三〇，〇〇〇名共中五，五〇〇名是官佐。

大量的建造，正在海軍造船廠與飛機製造廠中迅速地進行着。飛機製造廠每月出產飛機二百五十架。德國似乎還要設立二個新的步兵師團，另有四個步兵師團將改為機械化師團。她的軍需裝備是非常充足的。

【意大利】有四二，八〇一，〇〇〇人口，能夠動員的兵士為八，〇〇〇，〇〇〇人。陸軍為五五〇，〇〇〇人。海軍擁有四二九，二四三噸，包括主力艦四艘，巡洋艦二十二艘，魚雷艇一百一十四艘以及潛水艇八十一艘。在建造中的有：戰鬥艦四艘，魚雷艇四十二艘和最少三十艘潛水艇。

空軍擁有飛機二，一〇〇—二，二〇〇架，飛行人員五〇，〇〇〇人，其中五，〇〇〇人為官佐。軍隊的進步很大，機械化也在急速地實行中。黑衫隊在捍衛國家中佔了一個極重要的地位。意大利正在建造兩艘新的主力艦。飛機都構造得很精良而且達到很高的標準。

【日本】有七一，〇〇〇，〇〇〇人口，能夠動員的兵士達一三，〇〇〇，〇〇〇人。陸軍有二三二，〇〇〇人，雖然最近的事實指出真實的數字幾達四〇〇，〇〇〇人。海軍的噸數共為八〇二，二六二噸，包括主力艦九艘，航空母艦四艘，巡洋艦三十五艘，魚雷艇一百一十二艘與潛水艇五十七艘，在建造中

## 關於米美爾

米美爾是東普魯士的最老的日爾曼城市，從未屬於俄羅斯人和立陶宛人。自一四二二年來，米美爾領上和東普魯士的邊境從未變更過。

根據凡爾賽條約第九十九條，德國把米美爾讓給協約國。協約國成立了一個委員會，暫時管理該地。人口過去和現在大部分都是德國人。立陶宛根據民族的和經濟的理由要求該地，因為米美爾是她唯一的出海口。

在一九二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在赫德克舉行了一個公眾會議表決併入立陶宛，四天以後，立陶宛國會就實行了這個合併。

在波蘭抗議後，大使會議才表示這個合併，必須把米美爾建立為一個由米美爾法管理的自治邦，波蘭的利益須加保護。

在德國的納粹主義興起以後，居民自然對祖國具有更大的興趣，傾向德國的示威常常發生。在一九三四年一次未成的政變以後，一百二十六個德國人被拘捕了。審判延長了一年之久，其間，列強向立陶宛提出警告，希望立陶宛正確地運用米美爾法。被控者有四人被處死刑，但又受到緩刑。

立陶宛人修改了米美爾的政制，使之符合于米美爾法。在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的德國備忘錄裏，希特勒表示由于立陶宛政府的態度的改善，他也準備和該國簽定一個互不侵犯公約。這種條約始終沒有簽定。

米美爾地方雖小，却是波的羅海上的一個重要的港口，希特勒從未忘記它，在這次糾紛中米美爾恐怕非畫上五字徽不可了。

的有：主力艦二艘，航空母艦三艘，巡洋艦三艘，魚雷艇十五艘及潛水艇五艘。

空軍有飛機一，六七〇架（在這次戰事發生前），飛行人員二，〇〇〇名，官佐六，〇〇〇名。

目前的日本，由於在華的戰事，人力與金錢兩方面都負擔一個巨大的耗費。在前線作戰的兵士的數目也許並不太大。海軍方面有了一個巨大的增加，兩艘四〇，〇〇〇噸的非常巨大的主力艦正在建築中。關於空軍的數字，我們已經估計得非

常接近了。

【南斯拉夫】有一五，一七四，〇〇〇人口，能夠動員的兵士達三，〇〇〇，〇〇〇人。陸軍有一〇，九〇〇人。海軍為九，五〇〇噸。

空軍有飛機三〇〇架和飛行人員一〇，〇〇〇名，其中八〇〇名是官佐。

南斯拉夫軍隊的戰鬥質量達到了一個很高標準。

【羅馬尼亞】有一九，四二三，〇〇〇人口，能夠動員的兵士有三，五〇〇，〇〇〇人。陸軍為一四，〇〇〇人。海軍擁有一〇，〇〇〇噸。空軍有飛機二八〇架和飛行人員一〇，〇〇〇名，其中有一，〇〇〇名是官佐。

小國的國防在預算上都是佔最重大的一項。羅馬尼亞正在竭盡全力以改進他的軍隊。

【波蘭】有三四，二二一，〇〇〇人口，能夠動員的兵士達六，五〇〇，〇〇〇人。陸軍有二六六，〇〇〇人。海軍的噸數共為八，五〇〇噸，為一些輕巡洋艦與潛水艇。

空軍擁有五〇〇架飛機與一〇，〇〇〇飛行人員，其中有一，二〇〇名是官佐。波蘭的軍隊是仿效法國的。裝備是在繼續改進之中。她的海軍並不龐大，

但是已有增加的計劃。空軍是極有效率的，但是五〇〇架飛機的數字或許說得過多了一點。

【比利時】有一八，三〇〇，〇〇〇人口，能夠動員的兵士達一，三五〇，〇〇〇人。陸軍有六五，〇〇〇人。空軍包括有二五〇架飛機與二，五〇〇名飛行人員，其中有一〇〇名是官佐。

比利時最近決定舉債以添置額外的裝備與建築要塞。兵役的期限已經由以前的八月到十二個月延長到十二至十七個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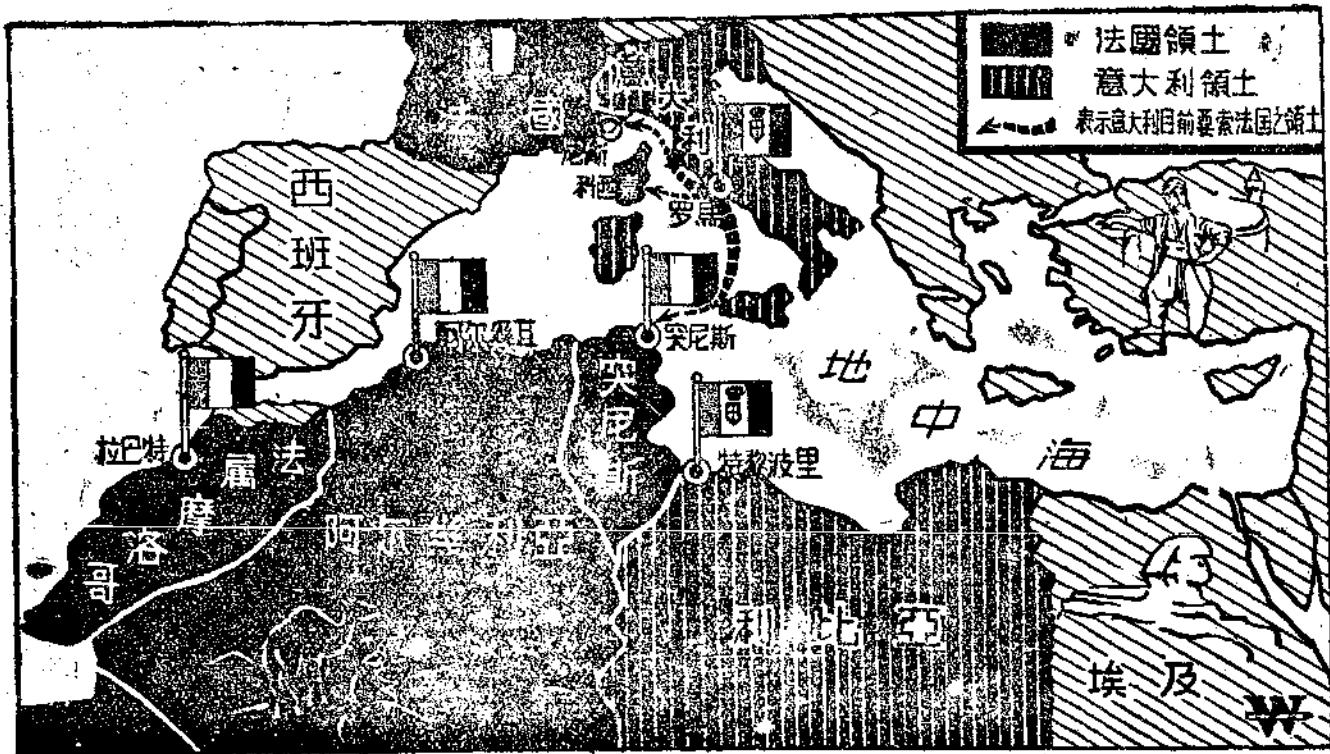
因此，民主國家擁有的常備軍力共達二，九一六，八五〇人，所能動員的兵士總數，除了西班牙共和政府的（估計起來總有五〇〇，〇〇〇人以上）與中國的軍力不計外，共有七五，五〇〇，〇〇〇人。

在另一方面，獨裁國家擁有的常備軍計二，三六四，九〇〇人，除了奧大利，匈牙利與希臘不計外，所能動員的兵士總數共為四八，三五〇，〇〇〇人。民主國家擁有一個四，二二一，四一〇的海軍總噸數，獨裁國家則祇有一，四〇六，七七六噸。

在空軍方面，最近的統計表現出民主國家擁有一一，三八五架飛機，而獨裁國家則僅七，八〇〇架。由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即使依照一個退一步的估計，民主國家是遠優於獨裁國家的——七五，〇〇〇，〇〇〇人對四八，〇〇〇，〇〇〇人以及四，〇〇〇，〇〇〇海軍噸數對一，〇〇〇，〇〇〇海軍噸數。這些數字是足以使得我們安心的。

此外，民主國家不僅在武力上優於獨裁國家，而且還加上經濟因素，如原料糧食等等，以及有持久力與目的一致的國家所表現的心理因素的優越。這些經濟的與心理的因素都是有利於民主國家的，而且在任何戰爭祇要拖長幾個月，獨裁國家在開始時就得失敗。





# 科西加·突尼斯·尼斯

馮明章說明  
王寅光繪圖

最近意大利外交部長齊亞諾在議會中發表演說，說到「意大利將竭盡其力，以保護本國利益，並以滿足意大利人民的自然慾望」時，各議員均起立高呼：「突尼斯·科西加·尼斯」。同時「意大利紀事報」也發表論文說：「意大利人民團結一致，為政府後盾，並準備作任何行動；於必要時，即向法國進兵，亦在所不辭。」

墨索里尼已經拔劍張弓要向法國收回他的「失地」了。

這裏我們想把這段淵源說一說。

當紀元第五世紀西羅馬帝國崩潰後，歐洲成為四分五裂的局面，那時的所謂「意大利」，祇不是一個地理上的名辭，這種情形一直繼續到十九世紀。但是那時的法國，却早已逐漸形成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當時意大利半島上，分裂成許多小國，其中有一個叫做熱內瓦共和國，科西加島便是它的領土的一部分。熱內瓦國小而多亂，一七三〇年時科西加島民便起而變亂獨立，並得到德國的外援，擁護人西奧多為王。熱內瓦不得已乞援於法，法國出兵該島平定亂事。一七六八年熱內瓦即以該島讓給法國，這是科西加歸入法國版圖的由來。

至於尼斯，乃是一八六〇年由意大利割讓給法國的。原因是當時意大利尚未完全統一，深受奧國的欺凌，意大利便聯合法國為助，於

一八五九年對奧宣戰，戰勝奧國後才奠定了意大利的統一基礎，為酬謝法國的援助便把尼斯割讓給法國。

突尼斯的事還更遲些，突尼斯位於非洲北岸，為古代英雄漢尼拔的故國迦太基所在地，羅馬帝國曾經把它改為行省。意大利想恢復當年羅馬帝國的聲威，對此自然十分垂涎。在一八六九年時，法國因為突尼斯國王沒有還債能力，要監督該國財政，意大利曾聯合英國起來反對過。意大利距離突尼斯最近，移來的人最多，投資最大，和突尼斯國王也弄得最好。一八七八年意大利並不惜拿出四百二十萬法郎來收買握在英國人手裏的實際不值買價四分之一的突尼斯股票，以求擴充勢力。不料法國人的手段更高明。當一八八〇年七月意英的買賣剛弄好時，八月間巴黎的報紙即把突尼斯土人侵犯法國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的消息大加宣傳；一八八一年法國國會即通過討伐作亂部落的議案，一八八三年突尼斯便在法軍威力之下歸入法國的領土。這是法意邦交一直惡劣的根由之一。

這三個地方既是這樣歸入法國的，無怪法國報紙要罵墨索里尼這種舉動是「敲竹槓」了。

不管是敲竹槓也罷，不是敲竹槓也罷，總之這個問題遲早要鬧得更大的。因為今日墨索里尼是做著大羅馬帝國的夢，他要把地中海變成意大利的內海，這些地方他就非弄不可；何況科西加，突尼斯還是法國在地中海的重要海軍根據地，好像一把刀刺在墨索里尼的心裏一樣呢。



# 羅素論政治權力

豈深譯

關於人類政治生活的問題討論，自有學術以來就佔着極端重要的一部份，一直到現在，雖有許多明哲提出了種種意見，但是這個問題似乎還沒有達到真正解決的境地。

自從法西政治，國社政治，和蘇維埃政治在地球上實際被運用後，人們對這一問題的爭論就更激烈了起來。

不過在這個論爭中，却有一個非常不幸的情形，就是有許多人是有意或無意地把蘇聯的獨裁政治和法西斯獨裁以及國社黨的獨裁一樣看待了。不消說這是很壞的，因為這是為反動張目，而把這問題的主旨混亂了。

在這裏我們覺得羅素先生在他的近著「權力」一書中提出的意見，站在他的觀點上，確是很客觀的。無論我們對他的意見能否接受，站在學術的立場上，覺得總是應該注意的。這裏我們介紹了該書的一章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豈似重寢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本文主旨就是討論如何使政府不猛於虎的問題。任何研究歷史或人性的人，都可以明顯地看出：民主政治雖不能全盤解決這個問題，却可以解決很重要的部份。要整個解決這個問題就不能把我們自己限在政治範圍之內；我們還應該注意到經濟，宣傳，以及為環境與教育所影響的心理。我們的問題可分成四部份：（一）政治情況，（二）經濟情況，（三）宣傳情況，與（四）心理和教育情況。讓我們逐一加以討論。

民主政治的利益是消極的：它不能保證產生好政府，但是能防止某種弊端。在婦女未參政之前，已婚的婦女對於她們自己的財產，甚至對於她們自己的所得，都沒有管理權；一個女工嫁了一位酗酒的丈夫，如果丈夫不許她用自己的工資養活她的兒女，她是無法訴冤的。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初葉的寡頭議會使用它的立法權降低鄉村與都市的勞工狀況，以增加富人的財產。工會所以能存在，還是由於民主政治的緣故。奴隸制度的弊端是盡人皆知的，可是在少數人獨

掌政權的時候，大多數人遲早就有可能陷入奴隸的環境。全部歷史證明了多數人的利益是不能交給少數人管理的。

古往今來都有一種趨勢，以為寡頭政府是好的，如果是由「好」人所組成。所以羅馬帝國的政府在君士坦丁以前是「壞」政府，到了君士坦丁，就成為「好」政府。猶太人的寡頭政府是「壞」的；納粹黨人的寡頭政府是「好」的。沙皇貴族的寡頭政府是「壞」的；共產黨的寡頭政府是「好」的。

這種態度非成人所應具有。聽話的孩子是「好」，不聽話的孩子就是「頑皮」。所以他長大了，成為政治領袖時，還脫不了孩提時代的觀念：凡聽話的人是「好」人，不聽話的人都是「壞」人。

這種態度就使得社會生活成為不可能。只有武力才能決定那個集團「好」，那個集團「壞」，而這種決定又隨時可以為叛變所推翻。隨便那一個集團當了權，除非它恐怕激起了叛變，決不會願及另一集團的利益。如果要使社會生活成為比暴力統治更好的東西，就需要一種公正無私的處置。而唯一可行的公正無私的政制便是多數人的統治。

不過民主政治雖然必需，却決不是限制權力的唯一政體。在民主政治中，多數對於少數也可能使用野蠻的完全不必要的暴力。自一八八五至一九二二期間，英國政府除了不准婦女參政外，總算是民主的，可是並不因此而阻止了它對愛爾蘭的壓迫。不僅是民

，是關於權力限制問題的討論。

羅素先生的大名，大概是誰都知道的，他是英國的大哲學家，又是極精深的數學家，氏曾來遠東講過學。

該書為紐約勞敦公司出版，厚三百六十五頁，定價美金三元。

族中的少數，就是宗教上的少數或政治少數也可以受到迫害。在不妨礙政府行政的範圍之內，保護少數是關於限制權力的一個重要的部份。

這使得我們要討論一下，那些事情是社會須一致行動的，那些事情是不須一致行動的。需要集體決定的最明顯的問題主要是關於地理的問題。公路、鐵道、溝渠、瓦斯總管與諸如此類的事情是需要全體一致的，不可或此或彼。衛生設施，如防止鼠疫或瘋犬病，也是地理的問題。

自由與秩序相符合何種程度的問題是不能抽象地解決的。我們僅能抽象地說一句：在沒有特別理由須要集體決定的時候，要干涉自由就必須是爲了公共秩序這一大理由。就是政治上的不同，只要彼此不懸殊過甚，也不成爲迫害的理由。保守黨，自由黨及工黨都可以相安無事，因爲他們不想以武力變更憲法；不過共產黨與法西斯就不易調和了。在有民主政治的地方，少數人想以武力奪取政權的企圖以及激起這類似企圖的種種煽動都有加以禁止的理由，其原因就在於多數奉公守法的人如果能夠取得安定的生活，他們是有權利要求這種生活的。

現在我要進而論到爲減少專權所需要的經濟情況。因爲它本身和與它有關的混亂的思潮的緣故，這問題是很重要的。

政治的民主主義雖能解決我們問題的一部份，但却不能整個地解決。馬克思指出了在經濟權還掌握在一個人或少數人的時候，光是從政治方面是得不到平等權的。所以經濟權必須在國家的手中，而這個國家又必須是民主的。今日自稱爲馬克思的信徒只接受了他一半的遺教，而把他主張民主政治的一半却丟在腦後了。因此，他們把經濟權與政治權都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裏，而結果這少數人却比從前的寡頭政治更有權有能行使着專制。

舊式的民主主義與新式的馬克思主義都以限制權力爲目標。前者的失敗是由於只看到了政治，後者的失敗是由於只看到了經濟。這二者不併合攏來，問題的解決是不可能的。

主張土地及巨大經濟組織應該國有的理由一半是技術的，一半是政治的。我們已經知道，由於近代技術的結果，各種組織有繼續生長，互相合併與擴大範圍的趨勢；而此種趨勢不可避免的結果則爲：或是政府增加它的經濟權能，或是政府部份地退讓，一任龐大的私人企業對它有操縱擺佈之權。如果國家不能控制企業，則國家變成傀儡，企業反而變成真正的國家。在近代技術存在的地方，在某種方式上，經濟權與政治權總是要合併起來的。

作爲政治運動的社會主義的目的是增進工業勞動者的利益；它的技術的優點是比較被人忽略了。社會主義的信仰是：資本家的經濟權使得他能夠壓迫工人，因爲工人像以前的手工業者一樣，不能佔有他自己的生產工具，所以解放工人的唯一方法便是使工人全

體集體地佔有生產工具。他們的理由是：如果資本家被打倒了，全體工人就可以組成國家，因此經濟權的問題也可因土地與資本國有而全部解決。

在檢討此種理論之前，我要鄭重地表示一下，我認爲這種理論是正確的，只要擴大它的範圍，另以適當的保障。然而在沒有擴大範圍予以保障之時，我認爲它是危險的，可以把尋求經濟解放的人們完全引到錯誤的路上，使他們無意中樹起一種新的政治與經濟的專制，較之以前所有的更厲害，更可怕。

第一點，「所有」與「控制」並非一事。例如，一條鐵道爲國家所有，而所謂國家又是指的全體公民，但這並不能保證一般公民對於這條鐵道享有管理之權，在多數公司中，所有理事通常合起來只有百分之二二的股票，可是事實上全部管理權却握在他們手中。在選舉理事會時，一般股東不是放棄投票，就是把投票權交給那些他既無權支配又不是親自選舉出來的人。無論在那種情形下，他都不能行使什麼管理權。而那些推舉代理投票委員會的人，倒反而抓得了權。代理投票委員會既然是現任經理部推舉的，所以現任經理部的繼承者差不多是現任經理部指定的。

我們要知道，上面所指的這些可憐無用的傢伙並不是無產階級，而是資本家。他們是有關公司的一部份的所有人，因爲也有法權，運氣好時可以使他們獲一些利潤，不過因爲自己沒有管理權，這種利潤是靠不住的。在任何大公司中，管理權必然的是較之所有權集中一點，隨着管理權而來的有許多特權，這些特權起初雖只是政治的性質，後來却可以成爲無限財富之來源。小投資家是被人合法而客氣地剝削着；不過只要做得不過分，使他不敢含有戒心而日後不敢再投資，那就行。〔接九二〇頁〕

# 補劑一怒的心

## 新

### 一個女孩子的故事

她面向了牆壁，已經不知過去幾許時候了，心中

默念的數字都成了累萬地堆起來，可是她兀的睡不着。

睜開眼，眼睛就清亮亮的，連一絲睡意也不會引起來。把頭稍稍仰起些，就看到牆上浮游的光亮，牆紙

的花紋都極清晰地照出來。她驚訝地翻了一個身，迎了地面的是那一大片火光從不被窗簾遮住的玻璃映進來。她衝口叫一聲，也沒有披衣服，就跳到地上，走進窗前，雙手拉開窗門。

朝北望去，半邊天都紅了，槍炮的聲音却異常地稀疏。可是那火顯然燒得很旺盛，平時窗外遮蔽她眼睛的那一抹高林，小枝粗幹都照得清清楚楚，好像一幅黑白畫，可是那背景却是一派火紅。

她呆呆地站在那裏，忘記寒冷，忘記痛苦，也忘記明天早晨七點鐘便要開始的工作。她的心極苦痛，好像被那火炙烤着，困惑地浮起來，她的眼角不自禁地滾下兩顆淚珠。

她早就聽到一點她認爲極不幸的消息，可是她不相信，就是別人問起她來她也不那麼說。她想着爲了不使這區域中三百萬的居民淪爲敵人的奴隸，他們一定得堅守這附近的陣地，雖然別人說爲了消耗敵人更大的實力，爲了誘敵深入以得最後的勝利……

窗外還飄着細雨，有的隨風灑在她的臉上，她不去拂拭，就像一尊塑像似地立在那裏，樓下的鐘沉靜地打了三下，突然又有一陣機關槍響亮的嗚叫，不久

便又沉寂下去了。

早晨，全身都很疼痛，她忘記了昨晚睡過沒有，她仍然很疲乏。因爲沒有聽見賣報的孩子的嗚叫，以爲時間還很早，看看放在床邊的腕表，纔知道就要到七點鐘，她就急急匆匆地洗臉梳頭，連早餐也來不及喫，三步併兩步地跑出去了。

雨還沒有止，纖細得像霧一樣壞在空中，地上却被水濕得光油油的，初冬的冷風從袖口和領口鑽進來，她打了一個寒戰。巷裏是出奇的寂靜，遠遠有一個短小的人形移過來，到面前纔看到那正是每天大聲叫着跳着賣報的孩子，可是他低垂着頭，臉下夾着一捲報紙，很像一隻鬥敗了的火雞慢吞吞地走着。還是她叫住他，把錢遞給他，他纔把一張報紙送到她的手中。

只看了那幾個黑方體的大標題，她的心就陡向下一沉，頓時像什麼都空了，身子飄在雨霧裏。那原是她想得到的，一早遭逢那不幸的變化，正如一個害惡瘡病人被刺到致命的傷口，激起身心激痛的疼痛，她的眼前是一片黑，她不得不強自移動身子，閉了眼睛靠到牆下些時，一直到她張開眼在灰黑之外還能看到迷濛的影子，她纔走出巷口，喊了一輛車坐上去，吩咐車夫快點把她拉到X路的傷兵醫院去。

坐到車上，她纔覺出左手裏還緊握着那張報紙，她就連看也不看把它撕成粉碎，丟到地上去。她想得

出那上面會說些什麼冠冕堂皇的話，可是失望的事實早籠住她那十九歲熱刺刺的心，使她一時間覺得什麼都完了。

車在傷兵醫院的門前停下來，她付過車錢，就跑向裏邊去。經過那方草地的時候，看到前些天加工趕造的療養棚還不會造好已經開始拆除，她真的想不出爲了什麼。她沒有時間仔細去想，她知道時間已經過去了，倉促地跑到房裏換好衣服，就到樓上的病房裏。照例勉強地和植夜的余女士交換一個微笑，就起始查驗上午的體溫。

這原是輕傷療養室，平日有說有笑的，這一天却顯得異常寂靜。在另一個門邊遇見慣好說笑的佩瑾，她拉長臉站在那裏，緊皺着眉頭，眼睛裏汪着淚好像要哭出來的樣子，她的嘴翹得很高又像在生氣。她不敢再多看她，就輕悄悄地走出來，不會想到，佩瑾也隨在她的身後走了出來。

「青芷，你也知道了吧？」  
佩瑾不敢問又要問地向她說，她應不出聲，突然間佩瑾就把身子投過來：「我不要，我不要……」

她們原是同學，到這傷兵醫院來服務也是一同進來的，佩瑾纔放肆地向她咕囁着，同時兩條淚已經從眼角滾落下來。

她強自忍住心中的傷痛，輕輕拍着徐的肩膀說：「不要這樣子，給他們聽見了很不好，……」  
「他們還不會知道麼，你看出他們的樣子？」  
「他們怎麼會知道，我們又沒有同他們說，再說這不過是昨天晚上發生的事，——」

正在這時候一個男護士過來和她說：「葉小姐，請您到裏面一下，那位林排長請您去

# 端木蕻良主輯

## 文藝欄

特約撰稿人

以筆劃多少為序

丁玲 白盾 茅盾 葉聖陶 羅靜農 羅烽

巴金 老舍 靳以 蕭紅 樓適夷 蕭軍

### 本欄特請海內名家 按期輪流撰述短篇 創作，以饗讀者。

有兩句話說。」

「唔，唔，——」她一面答應着，一面用手絹沾乾眼上的淚痕，就和佩瑾匆匆地走進去。

那個排長，原來也是一個學生，在北站附近，腿受了兩顆子彈的穿傷，已經好起來，是說不久就要出院歸隊的。他平日就沉默，人又極和氣，睡在床上只是閱讀書報來消磨時日。等她們走到他的床邊，他就文雅而沉着地問：

「小姐，聽說剛北我們已經撤退了，是有那麼回事麼？」

「這個我們還不，——」

「我早知道了，我早知道了，——」  
他喃喃地說着就低垂下頭去，他的臉漸漸轉為蒼白了，他的嘴唇變成青色，她們驚惶地抓住他的手腕，正在這時候，那邊又有一個人大聲地叫起來，她就急忙和徐說：

「佩瑾你來招呼林排長，我得即刻看看那邊去。」  
一個傷兵，彷彿已經從床上跳起來，大聲地叫着：

「俺可沒有退半步，……就是在八字橋，要不是掛了彩給搶回來俺死也不走的……俺什麼也不怕，他娘的，……就是他炮大，……響了老子的耳朵也算不得什麼，……可是打到如今好端端地退下來了，……他媽的就憑這一點對得起誰呀？……不用說那死了的，就是俺——」

他嘔到後來好像被一塊石頭壓住喉嚨，像是掙扎些時哇地一聲咧開大嘴哭起來了。

在前線上他被強烈的炮火震得失去聽覺，他的耳朵一直聾了，在先他的神經也被攪亂了。他怕別人也像他一樣聽不見，纔用那麼洪亮的聲音說。

他哭的聲音也異常隆大，把整個的病房好像給淹在悲傷的海裏，顛簸着，搖撼着，許多人都忍受不住了，有的暗自抹淚，有的也放聲哭起來。

她趕過來也沒有一點用，她幾乎懇求他們靜下去；可是他們就聽不見她的話音。她呆呆地站在那裏，忍不住也淌下淚來。轉過身去用手掌揩拭，一個裹着頭的傷兵正好面了她向她說：

「真是，孫小姐，您想，那一方土地我們是用血肉來保衛過的。那就像自己的熱人一樣……」

「同志們，不要這樣子，——」等雜亂的語聲稍稍靜下些去，她就提高嗓子叫着，「諸位已經因為保衛土地，受了名譽的傷，那麼就該安心來調養，將來好再上戰場和日本人去拚命。撤退或是防守防線，那總有一定的策略，我想諸位同志一定比我更清楚的多。那麼我們就不必浪費這多餘情感，如果心裏有什麼不痛快，讓我們合唱一隻義勇軍進行曲吧，那可以幫助我們消除鬱悶的，還可以振起我們的精神來。」

「好，好，」  
大家像雷聲一樣地叫起來，這時候徐也走到她的身邊，她輕輕地揮動着手，隨着他們就一齊唱起：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  
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纔唱了這兩三句，那個像猴子一樣的李師母，就氣急敗壞地跑進來，好像有什麼大禍就要落在她的頭上，看見她們兩個，就一直朝着她們奔來。

「你們怎麼這樣不懂事，難道要逼我立刻就把這傷兵醫院結束麼？」

她的聲音并不大，可是那麼難聽，多少人就不約而同地停止。這個中年女人是屬於教會的，她的丈夫是牧師，她也是為主服務。她的頭髮挽成教婆子式的短髻，還架一副金絲眼鏡，處處表示出來她的身分和職業。這個醫院名義上還是由她負責，可是平時她不大管事，因為主還要她去許多偉大的工作。可是今天她這麼早就跳出來，把平日那張慈眉善目的臉板成鐵青，下頰仰起些來，只在等候她們滿意的答覆。

別人好像沒有聽見她的話，茫然地望着她，有的看了她那副樣子還忍不住要笑出來。她又起腰來嗚嗚一般地說：

「你們還不知道麼，日本人就要來干涉租界裏的一切反日行動，——」

「憑什麼日本人來干涉？呵，請你說說看。」  
佩瑾歪着頭向她反問着，這時還有一個人叫了一聲「日本人就要來干涉你怎麼知道？」還沒有等到她回答，就有人叫幾聲漢奸。青芷在這時候立刻做着手勢，要他們靜下去。李師母的臉更氣得青了，她大張着嘴，許久也說不出話來。她心裏想：「你們這羣死鬼

不是我，早就化成灰了，這時候會罵我漢奸，好，讓你們看看吧！」

「那我不知道，反正有人來通知我，我就這麼辦。中國兵退了，日本人可不容你們這樣鬧。」

「什麼，狗X的，誰敢管老子？日本人，西洋人，我有一條胳膊也和他們拚到底！」

一個截去一隻胳膊的兵從床上跳起來，粗魯地叫着，他好像要朝李師母奔過來，却爲另一個傷兵拉住，李師母一邊退一邊不斷地咕噥：

「好，好，你們這些賤種！看你們橫到幾時？」

她氣沖沖地退出去，樓梯響了一陣登登的聲音，她就跑到樓上去了，留下來的整間病室都在喧擾之中，有的真還不知道這不幸的消息，爲李師母明白地說破了，就嗚嗚地像小孩子一般地哭起來。那却不是孩子般的懼怕，他們在傷心，因爲那些土地，有他們的血肉在上面。斷了脚的人心急地從床上跳下來，忘記自己的傷創，一下就跌到地上，她們兩個趕緊跑過去扶，倒在地下身子好像有些發僵，臉上也變了顏色，——有的在叫，有的用極難聽的字句斥罵，他們都陷在悲傷之中，他們不知道怎麼樣來發洩，不管不顧地顯出原始的機質的，熱誠的野性，……

她不知道這一天是怎麼過去的，下午出來的時候只覺得頭是異常在沉重，心胸間有吐不出的鬱悶。原來蘊在她心中的悲傷，這一天她只得極力按捺住，於是就像有千萬斤的重量壓在她的身上，長長地吐了幾口氣也不覺得輕鬆，她痛快地叫一場或許能對她好些。可是天已經漸漸黑下來，她想她只該快快走回家去。

「號外，號外，阿要看八百勇士守關北的號外，

……」

本來她沒有買報紙的心，爲末一句引動了，她就掏出幾個銅元，從賣報的孩子手裏取來一張報，最先被她看到的的就是那幾個用紅墨印的特號標題：「我八百壯士誓守關北。」她都覺得出心是驚地一跳，全身的血都滾沸了，手就有點抖着。她再也看不下去，她已經失去了最後的一點忍耐，倉卒間只尋到四行倉庫這幾個字，立刻就喊了一輛車，坐上去吩咐着拉到西藏路。

沒有疲乏，沒有失望，也沒有壓積的鬱悶；她的心胸立時就開朗了，捏在手裏的一張晚報不知不覺地揉成一團，等到她想到那張報紙，它已經破碎了，而且由於夜晚，再也看不出上面的字跡。他順手就把它丟在路上，一陣風吹動它滾了幾遭。她心裏想車夫能有這陣風那樣快就好了，可是她的心比風更迅速地飛到她要去的地方。

到了西藏路北端她下了車，再朝前走幾步，就是蘇州河的南岸。已經有些人站在那裏，望過去是一片黑，遠處的火光照出幢幢建築的黑影。她什麼也不看，出來，像其他的許多人一樣，她却還是很仔細地注視着。步槍聲稀疏地響着，機關槍有時候也不耐煩地叫轟一陣，維持治安的巡捕已經來干涉觀望的人了，可是人們退兩步之後又前進三步。雖然是一無所見，都是那麼熱心地看過去，不知道誰叫起來，大家一齊叫着，惹動巡捕，強制地要他們散開。

她站在那裏，情感激動使得她的身子微微抖着，她極力地望過去，眼睛覺得酸痛，待用手去揉，手掌就濕潤了。她心中只是想着：我怎麼能跨過這條河呢？我怎麼能大聲地叫出我衷心的喜悅呢？我怎麼能仔細地看清那些勇士們的臉呢？這時候，那些火焰不使她的心苦痛了，她希望它燒得大，映出來那八百個

好男兒的英姿。

前面的人退後來，實在不能站立，她也只得轉過身，頓時她所看到的是一條燈火輝煌的馬路。無數的人和無數的車，舞場和影戲院，一座教堂的屋頂上還轉着霓虹燈的十字架；……一切都引起她的憤恨，她把頭一偏，也走到另一條路上去了。

當她敲着家門的時候，她纔想到天過晚了，也許又引起一家人的懸念。打開門的是張媽，一看見是她，便驚異地說：「二小姐您可回來了，」然後把頸子轉過去，扯開喉嚨大聲地叫着：「二小姐回來啦！」隨就聽見樓梯響的聲音，急促地跑下來的正是幾十歲的弟弟小金。他一下就把抱住她的腿，無邪地仰望着她，告訴她媽媽和爸爸都在等她，大哥已經到醫院去探問，還說是誰也沒有喫飯，都在等她一個人哩！她牽了他的手，隨着走到樓上去，父親已經在樓梯口那裏等她，好像原想申斥她幾句，看到她便什麼都冰消雪釋的樣子，只在急急地問她是不是醫院裏出了什麼事。

她搖着頭，作爲對父親的回答，逕直地走進房裏，看坐在靠椅裏的母親，她看見她就絮絮地說起來：「你真怕死人了，這麼晚不回來，還當你出了什麼岔子，快過來讓我看你，看你這一陣在外面跑得臉都曬黑了，——你大哥還到醫院裏去找你，你沒有遇見他吧？」

「沒有，我早離開那兒了，我到——」

她說了半句急忙吞住，父親走進來說：「聽說傷兵醫院都要結束了，那纔好，免得你這樣奔波勞苦，虧你的身體還不大好，居然這種生活過了好幾個月！」

「不會結束的，不會結束的。」

她急遽地搖着頭，把攥在母親手裏的兩隻手抽出來，她的臉有點紅起來，眼睛頓時顯出希望的光輝。

「你怎麼知道不會結束？中國兵既然退了，日本人還能不干涉租界的行政麼？我早就聽說租界當局準備停止一切反日行動，那麼，那麼——」

「中國兵沒有退，開北還有的。」

她不服似地打斷父親的話頭，像是搶着說出來。

「瞎，我知道你一定看見晚報，那還不是報紙故意鼓舞民心，說不定就沒有那件事。」

「有，有，我去看過了，在西藏路那邊，——」

「怎麼，你怎麼到那險地去？萬一有個差錯可怎麼辦？下次千萬可不能去，聽見了麼？」

母親趕着站起來，像對準她的耳朵說，一面又抓牢她的手，好像總把她拉回來似的。

「就是真有也算不得什麼，幾百人，還受得了日本兵的包圍麼？十幾萬大兵都退了，這一點點還能有什麼作爲？」

父親悲觀地下着定論，可是她不服氣，她有許多話要說的，張媽上來說飯擺好了，她就不願意再說下去，隨着走到樓下去喫飯。

第二天清晨，更早地她就跑出去了，她沒有到醫院去，却一直又跑到西藏路。那邊沒有幾個人，一排鐵絲網封住路口，裏外都是武裝的巡捕。就是想站在那邊張望也不可能，一個中國巡捕和善地低低和她說：

「要看到西藏去。這裏外國人不許，那邊照樣也看得見。」

她聽從他的話，就朝西走去，果然已經有二三十個人站在那裏，從一間矮小的房脊望過去，正是那座

倉庫的屋頂，有三五個黑點一般的人形，在上面移動着。這邊的人都脫下帽子舉着手，她也舉起手來揮動着，上面的人也搖手作爲回答。突然看見一隻手一揮，就轟的一聲，這邊的人都歡叫着，狂了般地鼓掌。

可是在她的心裏却蘊有一番說不出的感觸，她幻想着設若是在那裏面，在絕地中和敵人做最後的搏鬥，……這樣想了的時候，她的眼睛就灑滿淚水，自從開戰以來她還沒有這樣被感動過。她隨在別人的聲音之中，拚着所有的氣力叫着，她不知道叫些什麼，她只希望她的聲音能傳到他們那邊，使他們在最後的命運來爭鬥的時候聽到同是人類充滿了感佩的，鼓舞的，敬愛的，熱誠的微小的呼聲。隨了這呼聲的是掛到臉頰上的兩行熱淚，那不是無用的，脆弱的，悲傷的，胆怯的，無恥的表現；那是從心底湧上來極度的喜悅和欣慰，用語言所不能表達出的崇敬的，至上的情感，她任它流下來，再任風爲她吹乾。

趕到醫院去，時候已經過去了；可是她一眼就看見懸在門前的一方第X傷兵醫院的木牌已經不見，再走進去些，就看到那些輕傷的正聚在廊下，客堂裏，樓梯邊。有的倚坐着，有的立着，還有支持不住的就躺下去。什物凌亂地堆積着，顯然有了極大的變動。佩瑾比她來得早，正蹲在中間，不知道在說些什麼。他們看見她來了，安靜地和她招呼着。她走上去，他們也圍起她來。

「這是怎麼回事，」她向佩瑾說，「我們的人又沒有退，難說就這樣完了麼？」

「哼，你看——」

佩瑾把右手伸出指着，她望過去，就看到旗桿上飄揚着的一方外國旗。

「——方纔我還和那教婆子說一陣，她反對忠告我愛國也得有限度的，我真不懂她是什麼意思！」

「等着吧，萬一那支孤軍堅守下去，怕她不再換一付面孔。」

聽到孤軍這兩個字，不但引起佩瑾的興趣，那些受傷的弟兄們也張大眼睛注視着她，有的還發着關切的問詢。

「我去看過他們，」她這樣起首，「那是真的，許多人都去看，聽說那裏面彈藥糧食都很多，我想他們也許能守得很久，那就好了，給他們看看。我真不服氣，要不爽性一開戰就放棄，否則守了這麼久，然後再退出，怎麼對得去死傷的弟兄？」

「是呀，」一個山東兵插進來，「俺就那麼說，小姐，你老告訴我，我不能也到那邊去？我的腳不中用我的手還能扔手榴彈，再炸死日本鬼子，那都是賺的。」

這個兵沒有腿，架着兩條木拐，顯得極不純熟，可是他的精神和體力都很好。

「那我可不知道，我想通不過去，租界當局也不會答應，——」

「咱就是上了租界的當！」

那個兵大聲地說了一句就低下頭，他用後背抵着牆，想來是可以立得穩當些，因爲氣憤，他的臉紅漲着。

沉默了些時候，她又向佩瑾問：

「那麼這些同志們是要隨軍西行麼？」

「不，那倒不是，要合併到指定的地方，好像牛祕密的，不能使日本人知道。」

「我真不懂，就是站在人道的立場上，傷兵醫院也不能受干涉的！」

「難道能說呢，只好任他們擺佈它。」

這時候，那個李師母正精神百倍地指揮僕人打掃房子，她們是先把這些傷了的弟兄掃出去，再把灰塵也掃出去。青芷用輕靈的眼睛望望她，立刻就擡頭偏到一邊去，低低憤恨地說：

「看我們將來把租界都收回來的時候，還有什麼地方好養你們！」

終於，那一度的砲聲幾乎把她從床上震到地下，她不知道該怎麼想才好，她一閉起眼睛，就彷彿那面大旗在她的腦子裏飄，她的心總是隨着那面旗鼓舞着。可是這砲聲，真的使她猜不透了，她簡直不知道是吉是凶。

那些砲是連發的或是并發的從來也沒有間斷過，

聲音高亮，恰像在離她不遠的地方施放。她是睡着被驚醒來，許多人也醒轉來，靜夜中一些微細的人聲也都聽到。

她的心情是不定的，她想不出這些砲是打到敵人那邊，或是打到我們這邊，她想了一下，立刻把心念閃過去，她不願意那樣想，她想不至於有那樣的結果。她記得他們的誓死談話，於是她的腦子裏又閃出幾百具血肉模糊的屍身的影子。她覺得怕，立刻大睜了眼，把電燈掉亮，驅去那不祥的幻境，想明天的報紙標題：「我孤軍奮勇砲火威力激戰激戰，……」

可是一切并不是她的想像那樣，第二天報紙上的最後要訊上，明顯地刊出來：「孤軍壯士英勇撤退，現集中××等地，準備轉赴後方再與敵人周旋……」

她好像從山峯上失腳落下，一直陷到幽深的谷裏，眼前是一片漆黑，連亮一下的火星也沒有。她睡在床上，她生着一場病，窗外是陰沉沉的天，哭泣似地成天下着雨。

「她該好好休養一陣了，——」父親看見她就和母親說，那時她正閉着眼睛好像睡着的樣子，「等身體好起來的時候她就可以繼續讀書。」

可是她並沒有那麼安分地守在家裏，常常來探望她的佩瑾早已替她準備好；在一個早晨，她悄悄地提了小包從後門溜出去。出於她的意外，那是一個晴朗的天，幾日的雨水把天空洗得更清澈，初升的太陽，正把火紅的光佈遍地上。

她沒有瘦損，却更健壯地邁着步子。

# 一篇人類恥辱的記錄

楊敏譯

——摘自 A. Vespa: Secret Agent of Japan——

在日本，一個婦女從出生到老死，是過着奴隸的生活。她生下來僅僅是為了服侍男人的；她的父親，丈夫，兒子——或者工廠或妓院的老闆。告訴日本女人，人的重要要教訓之一便是：「男人是天一般的高貴，女人是地一般的低賤。」

日本男子所以把他底女人看得同奴隸和機器一樣，就是由於「他是天一般的高貴，」這一驕橫的信念。這是適合於所有的階級的，不管窮人和富人，身份低的和身份高的，平民和貴族，極少數的例外，是一班受過皮毛歐化教育的日本人；在外國人前面，他們

對待妻子稍加尊重，（是為了顧全面子，而不是出乎本心，）日本貴人的太太見了男僕人馬上就要行禮，因為她們知道不管她們的階級如何高男工的地位如何低，但她始終是和地一般的低賤，而他却像天一般的高貴。

不管什麼階級的日本丈夫，永遠不會平等地對待他底妻子，如同一個同伴，一個知己，雖然她有十倍于他的智慧和知識。

在哈爾濱，我住的公寓的隔壁房間，住了一對年青的日本夫婦，榻上之助和他底夫人千鶴子。榻上是

一個「偽滿州國」財政部的顧問；（日本人在滿州總是不稱作僱員的，他們在任何機關中都是顧問。）身材很小，智力和體格很弱，稍許懂得點英文。千鶴子是一個海軍上將的女兒，東京學院畢業生，除了精通英德法三國文字之外，還能繪畫，彈得一手好鋼琴，而且考爾夫和網球也打得不壞。總之，她是一位優秀的，受過教育的，也很漂亮的女人。

但是榻上對她不但很冷淡，而且把她看得一文不值。他很少和她講話，說起話來也永遠沒有和藹的語調。他們沒有僕人，從早到晚，爲了要博得她丈夫的歡心，她處理一切的家務——烹飪，洗滌，打掃。當他從辦公室回來，她替他脫鞋子，洗腳，拿拖鞋。接着她就開飯，當他獨自坐着吃飯的時候，她便在廚房跑來跑去，侍候着他。

待他吃飽了的時候，她就坐在桌子的角落邊，恭



順地吃着那剩餘的殘食。

差不多每天晚飯後，場上要到茶室或其他地方和女招待鬼混。在清晨兩三點鐘他回來的時候，千鶴子雖然是疲倦了，要睡了，但還得站起來迎接他；因為日本女人是不能在主人之前就寢的。

即使在任何方面，場上底美麗而年青的妻子都勝過他，但這對他有什麼關係？他不是仍然如天一般的高貴，而地不是和地一般的卑賤嗎？

康陸教授曾在日本住過不少年代，他在東京陸軍學院和其他幾個大學教過書；他和一位日本貴婦結了婚，對於日本言語和風俗都非常通曉。

在他底名著「日本的威脅」一書中，關於日本婦女，他有如下的敘述：

「雖然妻子的貞操律是不可違反的天理，同時對於犯罪的女人也沒有寬容的餘地，但是男性是有充份的自由去實現他的非非之想的，事實上，丈夫的曖昧情事，差不多都在妻子意料之中的。

「要是日本女人是純然天真的，那末這種不道德的事情也許還沒有什麼；但是我已經說過，她比較一般男子根本要聰慧些。她也有着西方女人的嫉妬心和羞辱心。她也有同樣的敏感，不過她的自尊心迫使她不能反抗吧了。她的悲劇是由於一切日本男人固有的粗鄙。

「日本男子的自我，不論在邏輯上理性上，都是不受束縛的。他可以帶領着一個妓女或侍女，跑到那他妻子正為他的安適而勞作的家庭中去，他可以命令他底妻子侍候這客人。甚至還命令他底妻子為他和那隨時的情婦預備床舖，並且還要她站在旁邊以供呼喚。他會叫她去再燙熱一瓶米酒，送到床邊，她知道那唯一的結果是在提高她丈夫的淫慾。

「不服從會造成離婚，她丈夫只要叫一聲『滾』就可以離棄她。

「我永遠不能忘記我第一次所目擊的景象，一個新婚的婦人在以室的門外，等候着她丈夫的手招呼，她剛十六歲，才結婚一星期，他的丈夫便帶回了一個妓女。他命令他年輕的妻子去預備床，並要她到外面去等候他們。當我看見她，她正跪在一塊小草蓆上，時前後地搖動着。她底手緊緊地握着，每次她向前傾伏時，就在地板上叩頭三次，我覺得她是極力地想以此把腦海中的思想趕走，突然，熱淚盈滿她的眼睛，並且向兩頰直流。她緊緊咬着她底嘴唇，想把眼淚吞回肚中，可是鮮血却在嘴角上滴下來了。她緊握着她底那底衣角，瘋狂地把它捲搓着。然後她把它塞入她戰抖的嘴唇內，想制止她那苦痛的號哭。……我底出現顯然地冒犯了她丈夫，所以我有半年多不敢再去看他。以後我因為某種緣故再去拜會他們，却又見到這同樣的事情。不過這一次她很安靜地看着一張報紙，當她看見我時，行過敬禮後，就跑到前來，用笑臉迎着我，……她已經明白了服從就是她底天職。」

早稻田大學的教授石原在一九三四年六月的日本時報上發表過一篇文章：「日本婦女和兒童在男子的權威前，幾乎是毫無辦法，可是我們想像得到，那成千成萬的異族人的情形，還要更可怕，那些年青的高麗，台灣的女人，簡直更無辦法。」

在台灣發生叛變的主要原因，就是拐騙台灣青年婦女，與日本警察侵吞台灣女工的工資，假若一個女人受警察的逗引，她們就在捏造的罪名下關入監禁或處以重罰，而終於被迫服從。

在高麗有日本女性的組合公司，專門出賣女人的肉體，在這裏也是以殘酷為訓練妓女背景，假若一個

妓女沒有好的嫖客，她不是被痛打就是連夜不准睡覺。妓女對妓院老闆的債務是一條鎖在她頸上的長久的鐵鍊，妓院老闆把衣裳售給妓女，所得的利潤是百分之四百到一仟，並且把一件衣服順流地賣給妓女們。也正是日本人把公娼制介紹到高麗去，同時也正是日本人驅使當地的婦女陷入奴隸的地位。

果然，在一九三二年的四月，整千整萬的日本女人被專賣公司送到了滿州，以供給那些妓院，茶室，夜總會，舞廳和日本食堂的使用。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既不以女人作買賣為不名譽不體面的事，他們就當然認為介紹這種制度到滿州去是毫不可恥了。

這種買賣和其他的生意毫無區別；所以日本的銀行和其他企業對於這種無恥的生意，投下了大批的資本。

在哈爾濱，那管理日本婦女進口的專賣公司，開在那××街的十一間屋的一層樓中。那兒有一個經理，一個副經理，一個秘書和二十多個僱員。

這個公司對於各種種族與國籍的人，都一律效勞。任何人都可以去向他訂貨，一百個姑娘也好，一個姑娘也好。我們可以要他供給女人去辦高級妓院，或低級妓院，或咖啡店，舞廳等。

那公司的大門口站了一位日本門警。新顧客進門時，就有一個穿着很整潔的秘書來迎接，並且領他到幾個房間中的一間裏，那裏有很精美的半西式傢俱。在這裏，顧客可以告訴他需要多少女人，做什麼樣的生意。如是，他就會被請到另一間大屋子裏，在那裏可以看到許多的照片簿，裏面有女人的照片和說明，例如：處女或非處女，高個兒或矮個兒，胖子或瘦子，教育程度，藝能，歌喉，舞等。選擇完後，就開始談判交易，一直到關於價格和合同期間的契

的總雙方同意簽訂的時候；這步手續完畢之後，顧客就要先付百分之二十五的費用。

十五天或二十天以後，顧客就可以得到銀行的通知：女人已經運到，請付清百分之七十五的餘額，以便交貨。

接着，堂子老板就到銀行去付清餘額，拿着他底取貨單送到那婦女專賣公司去，在那裏有一位雇員陪他到一個日本旅館裏，那些女人已經正在那裏等候運走。

從那時起，那些女人就變爲合同持有者的絕對和應有的財產，他要和她們幹什麼就幹什麼，同時也可以隨他的高興去使用她們。

大多數的合同，是以五年爲期。當合同期滿後，女人們有時也回家去結婚，并且爲她們的天皇去製造國民。

人們常常聽到她們還說：「今後十八個月，我的合同就要滿期，如是我回到故鄉去，和我那家中擇定的未婚夫結婚。」

這樣不幸的女人，是沒有法律去保障她們的。她們是在妓院，茶館老板的支配之下，所謂茶館，也不過是妓院的別名而已。

假若一個女人逃跑了（這種事是常有的），警察們就會如同捉逃犯一般地去追回她。既捉到之後，她就被送到她主人那裏去，主人就會用一種毒刑去根絕她那種想逃跑的意念。

在哈爾濱可以常常看到這種事情，就是當一家妓院運到了大批女人的時候，就把很漂亮的綢衣給她們穿着起來，裝在飾了彩的汽車上，在街上遊行，并且散發傳單宣傳這批新貨的優點，當然也載明了妓院的地址。

日本妓院老板的獸性和殘酷，在遠東是有口皆碑的。在他們的鐵掌之下，姑娘是像奴隸一般的看待着，是一塊卑賤而可以虐待的肉，可以把她們毒打，常常也可以把她們殺死。

日本星期報有一次會評論到日本妓女輸入滿洲的問題：「或許我們要設想，這類事情是應該儘可能地制止的，因爲它不能增加中國人對日本人的尊敬。但是當局方面似乎並不注意此事，而一般從事此業者却很快地抓到這賺錢的機會，他們知道送女人到那地方去是比運男人要更有利的。」

日本憲兵永遠不會放鬆從罪惡的剝削中得到利潤的機會，他們很快地就在妓院，烟館，賭場各方面活躍起來了。很多的妓院，俱樂部，和茶室就在各處如雨後春筍般地設立起來，并未得到專賣公司的允許。專賣公司的老板就向軍事當局提出抗議，而軍事當局又把這申訴轉送到哈爾濱當局。

我們（哈爾濱）的當局開始受理控告那些染指於這種營業的憲兵軍官們的案件，我們的長官承認我們有一個棘手的问题，他不曉得如何辦。假若他把那些非專賣的地方封閉了，憲兵官長們就會起來反對那敢于和他們作對的任何長官；可是他又不願公開地和有那有大權的憲兵作對。

最後，把這情形考慮幾天後，他叫我命令殷驅使他底黨徒對那些非專賣的俱樂部，茶室，烟館作一次搶劫，把所有有價值的東西都拿走，假若主人們反抗……就槍擊他們。

我和殷把這事商量後，我們決定對那在T.V新聞張的一種俱樂部茶室混合的地方去作初次的打擊，那裏我們知道是憲兵經營的，有四十個日本女人的賭場，烟室和一所麻品店。

殷命令二十個他底黨徒去圍攻這地方，把東西都搶掉，并且把那俱樂部放一把火。

可是或者是由於防備，或者是由於事先走露了秘密，憲兵已經派了幾名守衛在俱樂部的四週。出其不意的，當這些派去搶劫的黨徒一走近了，就被那機關槍的掃射，打死兩個，傷了七個。其餘的也得抱頭鼠竄。

殷非常的憤怒，並且發誓要報仇。兩晚以後，黨徒們搶了憲兵的兩家煙館和一家賭場，殺死三個高麗人！把一班煙客和賭客當場毒打一頓，把所有貴重東西都搶走了。第二夜，在C.H街上發生同樣的報復手段，有兩個煙客想去反抗，結果和兩個朝鮮老闆一齊被殺了。

這次的宣戰引起了憲兵的大怒，即刻就予以報復。三天以後，幾個專賣的妓院，煙室，賭館都被憲兵去搜索，並且帶走了五十左右的顧客，藉口說他們是共產黨。在這種嚴重的情形之下，專賣公司惶恐起來了。事態不能是這樣地演變下去了；須要找出一種解決的方法，須要求得一種妥協。

專賣公司的代表和憲兵長官開了一個會議，在那裏就得到了和解，允許憲兵開設五個妓院，五個煙館，一個賭場和一個白面舖。單以哈爾濱而說，那還是一個很小的數目，在一九三六年時就有一七二家妓院，五十六家煙館和一九四家白面舖。在黑龍江與吉林省有五十家有執照的妓院，其中有七萬個日本娼妓。

現在我們再談談日本人的販毒罪惡吧。雖然這是可怕的，日本娼妓獨賣組合已經有系統地佈滿了全滿洲，但是日本麻品專賣組合是更毒辣地廣佈着呢。

在日本侵略到滿洲後的幾月內，全滿洲，尤其滿

個大都市，都被這可惡的毒氣侵擾着，在瀋陽，哈爾濱，吉林等地，沒有一條街找不到煙館或麻醉劑的商店。在許多街道上，日本人和高麗人成立了一種很簡單而有效率的販賣網。假若他窮，而有鴉片，高根，海洛英的嗜好時，他並不一定要到那種地方去，他僅僅地只要敲門，一個很小的洞門會打開來，從這裏他可以把手裏的手腕，送兩角錢進去。那販賣網的主人拿過錢以後，就給他打上一針。

國際聯盟的一個關於麻醉劑的報告，曾把日本佔領滿洲前後的情形反映出來，畫了一張可驚人的圖畫，它把現在滿洲在日本用周詳的政策供給全人類的麻醉劑的結果表示出來。

根據羅素最近的表示，這是無容秘密的，販運鴉片是日本諸大商業獲得重利的另一門徑，同時小商人也一樣地用它去博利。從日本運送這些危險的活動到偽「滿洲國」去時，自然會開闢了日本麻醉劑的公開活動的道路，而偽「滿洲國」的行政者也預備和希望去担負這種為日本人的罪惡所造成的負擔。

哈爾濱，從日本人到邊後，有成千成萬的羅宋人犧牲於麻醉劑上面，千百萬的男女青年都染上了這種嗜好。每天，可以在街上發現他們的屍體。領事團和中，蘇，和其他各國的聯合團體紛紛提出抗議，但被置若罔聞。日本毒藥販賣也踏進了俄國小學和健身房。日本出賣麻醉劑商店的老板還允許青年的嗜好者一種報酬，要他們去引誘一班人來做他將來的奴隸。

日本的官吏誘使着千萬的農民，停止他們大豆的種植，而代以鴉片。沿滿洲重要鐵道旅行時，很少看見廣大的鴉片田地。但在旅行者視線以外，却有不計其數的鴉片田。鴉片的出產量已達到這樣的一個比例，日本每年要輸送到中國的有百萬元，這是日本人一

種固定的技術，儘快地去毒化那新佔領地的人民，因為毒品的嗜好能夠很快地消滅所有「反抗」的思想。

哈爾濱M B街上有一個日本的公司，他特別是經營輸送鴉片到中國來的。掛着「日本軍需供應處」的招牌。鴉片由日本船上運到天津，北平，河口同其他各處。這公司的經理是一個日本軍官，主要的職員都是日本軍官；都穿了普通的衣服，看上去如普通商人一般。

對中國的鴉片運輸是每天都有的，假充日本的軍需品，運到那些有日本司令部地方，天津，北平，河口等地，在那些沒有日軍司令部的地方，鴉片就運到日本領事館。日本軍艦沿中國海岸輸送着鴉片，而日本砲艦同樣地在中國內河中輸送着鴉片。

在大連，瀋陽，哈爾濱，吉林，天津和其他的城市，日本人設立了製造嗎啡，海洛英，高根和其他麻醉劑工廠。這種毒品的價值，每年達到幾百萬萬元。

日內瓦和世界其他的地方是正和那麻醉的毒氣鬥爭着，但是很少希望有個好結果，除非毀滅了日本八足動物。無疑的，這是日本毒化全世界的一部份，日本多供給一點損壞身體和精神的毒藥給別國，就容易一點去克服他們。這計劃的邏輯不能推翻的。這種意念和行為對「太陽神」的兒女們是可能的。

在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斯諾先生在大美晚報上曾發表一篇文章，描寫滿洲毒品貿易的情形：

「羅斯福總統派了傅勒出席國聯禁煙委員會，對偽「滿洲國」的鴉片專賣提出抗議，這是對當地的毒禍作了一個真實的描寫。光在哈爾濱，就有兩百多家領有執照的販賣鴉片，海洛英，嗎啡的商店。有一個外國領事館的職員對我說：「這些商店的執照多半是

日本人與高麗人領取的。」「任何人都可以去買而不需要執照。」為了證實他的談話，我要一個中國人帶我到鄰近的一個毒品店中。在那裏，我用二十個銅板打了一針海洛英……

「在理論上高根刺激他，而實際上，專賣很大地刺激了生產和消費。一位權威者告訴我：「在滿洲國至少有百分之二十的日本，高麗的僑民，是直接參加了毒品的貿易。」

用子彈，炸彈，砲彈去殺人，是需要費錢的；但用毒品去殺死他們，還可以從此得到很大的利益，這不僅是一件生意經，而且也是一個聰明的軍略。

如是日本就有了理由。因此在事實上，日本不但限制對中國毒品的貿易；而且也大量地向北美，菲律賓，全部馬來半島，爪哇，蘇門達臘，波羅洲，澳洲和錫蘭輸送。

不說別的，但以這一個理由來說，一個全世界對日的杯葛運動是必需的，以制止那最有破壞性的毒氣；牠正在最可怕地蔓延着。

任何國家的警察捉到一個毒品販賣者，將如何處理呢？他是被關禁起來，法律規定了他的禁閉期限。

如何才能制止日本的毒性的毒品貿易呢？國際聯盟從會議中得到什麼嗎？一點也沒有，除非直待日本離開那種欺騙與偽善的開門。

這是不能固直地認為：日本人正在進行一種愚化全世界其他民族的，以及把賭博和別種罪惡推廣於其他的人民中的一種事業和政策，而禁止他本國人民用一種足以養成習慣的毒品，以及沈溺于賭博場中。在滿洲，如果在賭博場中發現一個日本人，他必定被遣送回國。一個日本人如果被判定有抽大烟的習慣，或注射足以養成習慣的毒品時，必被判五年徒刑。

## 羅素論政治權力

「按自九一一頁」在國家代替公司地位時，情形大致也相同。既然是公司組織的龐大才使得一般股東享受不到管理權，那末，一般公民在與國家對立的情形下，恐怕是更無辦法了。軍艦是公共財產，可是你如果根據這理由來行使因所有權而來的權利，你的行動就要受干涉了。不錯，你還有補救辦法：你在下屆普選時可以選舉一位主張縮減海軍預算的候選人；或者你可以寫一封信投登報紙，要水兵對於參觀者稍有禮貌。可是除此之外，你就不能有所作爲了。

不過也許有人說，這里所說的軍艦是屬於資本主義的國家的；等到它屬於工人政府的時候，那情形就不相同了。這種意見在我看來似也沒有把事實認清，便是經濟權是關於管理方面的事，不是屬於所有方面的。即使美國鋼鐵公司爲美國政府拿了過來，它還是受人管理的；這些管理的人不定今日管理部份的原人，便是與今日管理人員具有同樣他力與同樣觀點的人們。所以他們今日對於股東所抱的態度，也就是他們彼時對於公民所抱的態度。不錯，他們是受政府控制的，可是除非政府是民主的，能夠接受輿論，那末它與它的官吏還是一鼻孔出氣的。

馬克思主義者的許多思想還未脫百年以前的窠臼，他們還是把商業看作彷彿是私人資本家的所有，沒有認識到因所有權與管理權劃分開來而得的新教訓。重要人物不是名義上享有一部份所有權的股東，而是擁有操縱經濟權的管理人。首相並不是唐寧街十號的主人，主教自己也沒有皇官，可是如果因此而假定他們也與一般勞動者差不多，那却未免荒謬了。在任何非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政府之下，擁有經濟權的一般人

雖然自己一無所有，還是可住在像皇宮一般富官舍裏，使用最好的汽車，支領供應皇太子一樣的娛樂費，享公家金錢在公共遊樂的地方作假期旅行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他們爲什麼要比現在當權者更關心勞動者的生活呢？再則，現在一般大公司中小股東的聽人操縱可以證明一件事情：官吏是如何容易推倒民主政治，即使「民主政治」是由資本家所組成的時候。

所以，要使經濟事業的國有與國管能對於一般公民發生什麼利益，那末就不僅僅需要民主政治而已，並且需要有效能的民主政治，可是這在那時較之現在却更困難，因爲除非有嚴密的監察制度，那時官僚階級可以把今日政府所有的權力和操縱工業與金融兩方面的人們所有的權力合於一身，同時又因爲政府既是紙張，講演應與宣傳上其他必需材料的唯一所有人，一切反抗政府的工具都須由政府本身供給。

因此，一切大規模工業與金融的公有與公管雖然只是限制權力的一個必要的條件，可並不是充分的條件。它還得有一個比過去所有的單純的政治民主更澈底，對於官僚階級更有保障與對於宣傳自由更有保證的民主政府，作爲它的補充。

### 三

我現在再論到關於限制權力的宣傳情形。顯然的，我們應該有伸訴不平的可能；只要不破壞法律，一切的煽動也應該是自由的；對於濫用職權或越權的官吏，也應該有彈劾的方法。當權的政府不應當用恫嚇，賄選或其他類似方法來維持他們的地位。對於在朝在野名流的批評，只要有根據的，不應當加以懲處。

這在國家獨掌了經濟大權的時候，尤爲重要，因爲這時的國家權力是大大增加了。我們沒有任何理由

假定目前的不平等情形可以隨社會主義之實行而必然消滅，可是除非有明白規定之外，伸訴不平的方法一定就要消滅了，因爲那時的新聞紙與印刷機都是屬於政府，只有經政府許可的東西，才可以印刷。

我們能必然地假定政府會發表攻擊自身政策的文章麼？如果不會，那末就沒有藉印刷作政治煽動的方法了。公共會議也將同樣地感到困難，因爲一切會議都是屬於政府的。因此，除非對於保障政治自由有明白詳細的規定之外，就沒有方法來伸訴不平，而政府一經選舉成立，就可以成爲獨裁，也可以設法使自已永遠當選。

政府獨佔與宣傳自由合併起來的可能，爲國家所有的英國廣播公司可以給我們一個例證。我們當然得承認，在總罷工期間，它當然不能無所偏袒的；可是在平常的時候，它可以以各派人數多寡爲比例，讓他們有盡量發表各種不同意見的機會。在社會主義的國家中，關於租借開會地點及印刷論爭文字，亦須有同樣無所偏袒的辦法。也許那時大家還要覺得好一點：並不要在各派不同的報紙中才看到各派不同的意見，只須在一個報紙的各版中，就可以看到各種意見了。這有一個優點，可使讀者看到各方面的意見，不會像現在在報紙上只看到自己所喜歡的文字，容易養成偏狹的態度。

在有些領域中，如藝術與科學以及在治安許可範圍內的黨派政治，統一是不必要的，甚至是不好的。這些都是可以合法競爭的領域，重要的是使大眾情感對於這種問題的爭論能夠容忍，沒有怒形於色的樣子。民主政治如果能成功能長久存在的話，需要一種容忍的精神，不要過度的仇恨，也不要對於暴力的過度喜愛。可是這又使得我們要論到限制權力的心理情形

限制極力的心理情形在有些方面是最困難的。恐懼、忿怒與種種猛烈的團體興奮可以造成人們的盲從。因此，民主政治如欲保存，我們就要避免那些足以產生公眾興奮的環境和實行那樣的教育，使全體人口不易感受如此的興奮。當兇猛的獨斷猖獗於世的時候，任何與一般人民相反的意見皆足以引起暴力。學校中的一般兒童對於某個見解特別的兒童總喜施以虐待；許多成年人的心理年齡並沒有超過學校中的兒童。普遍的稍染懷疑性色彩的自由情操可使社會合作愈趨容易，同時亦可使自由更趨可能。

對於痛苦，甚至死亡都無動於中的團體興奮在歷史上數見不鮮。有此存在的地方，就沒有自由。這些狂熱者只可以武力約束，如不加以約束，他們就對別人使用武力。在鬥爭之中，政府為了軍事原因取得了獨裁權；到了末了，政府如果勝利，就先以自己的權力剷除敵人的殘餘勢力，繼則以自己的權力來取得對於本黨黨徒的繼續獨裁權。結果與熱心家所奮鬥的目標大相逕庭，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狂熱雖也取得某種結果，可是很少取得它所期望的結果。稱讚集體的狂熱是一件魯莽而不負責任的事，因為它所產生的果實只有殘暴，戰爭，死亡與奴隸。

民主政治如欲成功，必需培養兩種表面看來相反的性格。一方面，人們須有某種程度的自信心和維護個人信念的決心；又必須有許多參加互相反對的政治宣傳。可是另一方面，在個人意見與多數違反時，人們又必須有服從多數的意志。這兩個條件都是可以失敗的；或者是全體人民太服從了，隨着有力的領袖

走上獨裁之路；或者是各黨都不肯相互讓步，使全國陷於無政府的状态。

如果欲將民主政治造成可行的政治制度，那末人民一面應盡量擺脫仇恨與破壞性，一面應盡量剷除恐懼與奴隸性。這種種情感可以為政治或經濟環境所造成，不過我所要討論的是使得人們多少染成這種心理的教育因素。

有些父母與有些學校總是教他們的孩子要絕對服從，這結果不把孩子養成一個奴隸，就把造成一個叛徒，可是這兩種人都不是民主國家中所需要的。

民主國家的每個男女不應當是一個奴隸或叛徒，而應當是一位公民——就是，一位自己具有而且容許別人具有相當的政治態度的人。沒有民主政治的地方，這種政治態度是一種主人對用人的態度，有民主政治的地方，這種政治態度便是平等合作的態度，所謂平等合作，就是只把自己的意見堅持到某種限度，但決不超過這個限度。

欲使民主政治成功，實際生活中所需要的態度和理智生活中所需要的科學態度完全一樣的；這種態度是介於懷疑主義與獨斷精神之間的一種東西。由這種態度看來，真理不是完全可以獲得的，也不是完全不可獲得的；在某種程度上，費了心力，是可以獲得真理的。

現代的獨裁政治總是與信條聯在一起的。在施行獨裁政治的地方，在青年未能思想之前，就把一套信仰灌入他們的頭腦中；將這些信仰反覆不斷地教授，以便使學生後來永遠擺脫不了他們早年教育的催眠影響。灌輸這些信仰的時候，並不給與什麼理由證明它們的真實，只是像鸚鵡一般地說來說去，或者是使用羣衆暗示及羣衆歇斯底里的方法。兩種信條用這種方

式教過之後，結果所產生的是兩種互相衝突的軍隊，不是兩個能互相討論的黨派。每一個受了催眠的機械人都感覺着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與自己這一面的勝利有關，而一切最可怕的東西都由對方面表現出來了。

如果我掌握了教育權，我一定叫各黨各派最激烈最善於言詞的信徒。一齊在英國廣播電台上向各學校廣播，讓學生聽到他們的意見。然後要教師叫學生把各黨派的主張歸納起來，使他們漸漸明白流利的言詞是與充足的理由成反比例的。獲得不為流利言詞所動的習慣，對於民主國家的公民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現代宣傳家模仿着善於創造不合理的信仰的廣告家的本能。前者指的是對於毫無理由的加重語輕易信仰的習慣，後者指的是對於極有理由的平常話不肯信仰的習慣。我的教育方法將在幼稚園中開始，叫兒童在兩種糖菓中選擇一種：一種糖菓很好吃，關於它的成分的說明只有簡單的幾句話；另一種味道不好，可是却用了最好的廣告方法替它宣傳。後來我再要他們在兩個地點中選擇一個郊遊的地方：一個地方風景優美，只用一幅輪廓圖來介紹它；另一個地方極不足取，却用了許多美麗的標語來把它加以渲染。

歷史的教授也要採用同樣的精神。過去有許多著名的演說家和作家帶了大智的面孔，對於今日毫無人主張的許多意見加以擁護，例如巫術之真實，奴隸制之利益以及諸如此類的種種。我一定要青年們知道這種詞章美麗的怪手，同時認識他們的辭藻和他們的糊塗。以後我再慢慢地引到當代問題。為了給他們的歷史換換胃口起見，我要把關於西班牙問題的論爭（或其他當時認為主要的論爭）讀給他們聽，先讀一節「每日郵報」，再讀一段「每日勞工」，然後再問他們

## 德國在多腦的戲法

【接自九〇三頁】伸人的主要目的便是取得她在下次大戰中所需要的一切食糧與原料來源。控制多瑙流域不過是達到這個目的的第一步。在多瑙各國之後，便要輪到巴爾幹各國，巴爾幹之後，便要輪到土耳其，伊拉克與其他地中海以東各國。事實上，像以上所述的經濟方法已經在這些國家應用了。德國想控制到巴格達與波斯灣路線的老政策現在又復活起來了，而且在現在戰之在舊德帝國之下，更有推動的力量。

要想取得戰時食糧與原料的供給，就是全部控制了多瑙流域和其他有關各國的貿易，對於德國仍嫌不足。因為，如果這些國家同情於德國的敵國，那她們在戰爭爆發時就可以把她們的出產終止供給德國。她們甚至可與德國的敵國締結同盟，這樣一來，德國將在經濟上，遭受着比上次大戰時更厲害的封鎖。爲了保證匈牙利的小麥，羅馬尼亞的煤油和南斯拉夫的材料在戰爭時一定可以聽德國支配，德國還必須在經濟控制之外，取得對於多瑙各國的全部政治控制權。在輕易地征服了奧大利之後，德國嘗到了甜頭，一時頗想繼續進軍匈牙利。可是當她發覺了這個尚武的小國準備同她頑強抵抗時，她又打算採用較爲緩和的方法。即使多瑙各國在名義上保持自主，德國還是可以對於她們取得全部控制權的。只須叫相信國社主義的政府來統治她們，那就成了。在這種形勢之下，她們就不會與德國的敵國攜手，而成爲德國的盟國了。經濟的武器大大地幫助了各國的國社運動。各國都有許多大行商，他們的繁榮是有賴於德國的善意的。例如，許多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的行商就聽到和他們往來的德國行商命令他們，要他們解雇猶太籍的職員，

否則即斷絕商業關係。這是在各國國內介紹材料學的初步工作。無論從政治或商業觀點看，在多瑙貿易中推翻猶太人的地位總是與德國有利的。

第二步就是誘引多瑙各國的行商擁護當地的納粹運動。德國在羅馬尼亞施用壓力，要許多行商參加柯德留的「鐵衛」運動，柯是羅馬尼亞的國家主義派，祖籍波蘭。匈牙利的一個主要合作社就是史拉西頓導的卍字運動之幹部，史是匈牙利的國家主義派，祖籍阿美尼亞。只有用這種方法，才可進行各地的國社運動。光靠這種方法還是不能保證運動之成功，因爲被迫擁護納粹的人們，與全部人口比較起來，還是爲數很少的。自然，報紙的讀者看過了霍安和希特勒簽署的標題也許覺得這種情形已經過去了。可是我們要記住匈牙利的一句老話：「匈牙利人也許愛國，但他們決不把祖國奉送。」這表示了匈牙利人外交道德之墮落。

受了德國停止借貸和德國信用貸款的威脅，有些政府或許要屈服於德國壓力之前，允許納粹黨徒參加內閣，這是我們可以意料得到的。此事一經實現，納粹對於政府取得全部控制權的事，就不過是時間問題了。許士尼格——殺毒——般等三人的經歷是不容我們於此有所致疑的。

如果多瑙各國大膽拒絕德國的要求，那末德國停止借貸和有德延期償還兩件事就足以引起國內恐慌，而此種恐慌又將必然增加國內的不安，替當地納粹黨供給了抓得政權的機會。這樣一來，到巴爾幹的路也打通了，就像匈牙利與羅馬尼亞被武力征服了一樣的。以後德國就可以趁勝繼續佔領保加利亞，希臘和土耳其，直到摩蘇爾和巴林的油池。

西方各民主國家對於德國如此不流血的征服也像

至重要，就是養成報紙時發現事件真相的能力。

我在此地不想宣傳完全消極的情感態度；我並不提倡的這種態度，是與作爲集體的歇斯底里之基礎的那些情緒有關，因爲正是集體的歇斯底里，足以產生戰爭與獨裁。不過智慧不僅是理智方面的；理智可以作指導，但不能導出發生行動的力量。力量只有從情感中取得。可以引起好的社會結果的情緒是不像憤恨，憤怒與恐懼那樣容易引起的。在激起這一類的情緒時，一部份要靠兒童時代的德育，一部份要靠經濟的環境。不過平常教育也能做一部份工作，使好的情緒能夠培養起來，對於人生有價值的一切能夠實現。

有組織的社會生活是必要的，但是它之必要是作爲一種工具，不是因爲它的本身價值。人生中最有價值的東西是與一切偉大宗教導師所宣揚者相似。信仰組合國家制度的人們認爲我們的最高活動是集體的；而我則主張：我們各人可用不同的辦法達到我們理想的境地。

這與自由教育者不但想「消滅意志自由」，而且要以增進個人判斷力爲目標；他要盡力激發以追求學問爲職志的科學態度；他要設法使信仰含有試驗性，接受證據的可能；他不在學生之前裝作萬能，也不以追求至善爲幌子，在權力之前屈膝。實效權力是教育家也是政治家的大危險。

費希德以及承襲了他的理想的一般當權者看見了兒童，心裏就想：「這是我可以利用的材料，我可以爲了實現自己的目的，教他們像機械一樣地行動着。在目前也許因爲兒童對於生命的喜悅，自發性，遊戲衝動和爲內在目的而生活的慾望，我要受到阻礙，可

對於德國吞併奧大利一樣，仍然可以袖手旁觀嗎？在目前是很容易制止德國的侵略的，只須幫助多瑙各國抵抗德國的經濟侵略，就成功了。要做到這一點，各民主國須盡量增加她們與多瑙各國的貿易，應允給她們信用借款，並保證她們如果德國對她們作政治威脅，不買他們的貨物，他們可以在別處賣得出去。要想以正統方法抵制德國的經濟侵略，不啻以弓箭抵抗現代的大砲坦克車。多瑙各國亦亟欲擺脫德國的經濟操縱，因為經濟統治的結果就是政治的統治。問題是：我們來幫助他們抵抗呢？還是把他們委諸命運？

## 日本內部的陣容

【接自九〇一頁】成立之後，有一萬人請求加入，但僅有三千七百人填寫了入黨志願書。三千七百人中，僅有七百人經過黨員二人之介紹與三個月之考驗，最後才准許入黨。這種嚴格選擇是有目的的，因為他們不但要黨員，而且想從全國千百反動團體與農團體中徵取一些地方領袖。他們又成立了一個策略諮詢委員會調整政策與行動，該委員會係由十大反動團體的代表所組織。總之，橋本是想把日本散漫的法西份子統一地組織起來。

二二六政變以後的兩年，日本法西斯運動在內政外交二方面獲有較大的成功，不過一般人民對它的反應仍是消極的。本年四月的總選與近年來的民意都表示日本人民堅強反對法西的計劃與領導。然而民衆縱然反對，日本法西運動還是有進展的。

這種矛盾是由於兩種環境。第一，是軍事領袖初次得到了重要資本家的擁護，尤其是與軍事有關的重工業集團。大選的結果並不必然地在內閣人員或政策上表現出來，因為這是可以由軍部、官僚、貴族及資

本家在幕後商定的。所謂黨的領袖名義上是人民代表，事實上也是幕後接洽的人物。

一九三六年三月內閣成立之後，軍部與重工業的聯合使軍事法西的計劃更增加了它的政治的力量。雙方均努力於海陸預算之增加，這預算是開始於一九三六——三十七年的。一九三六十一月在柏林所簽訂的「防共協定」也是表示這種趨勢的。意大利後來也加入了，三大法西斯國家互相訂立商業協定，彼此承認在滿洲，西班牙與阿比西利亞的征服。

一九三六——三十七的時候，陸軍領袖開始關心到遠東的勢力均衡。中國統一之鞏固與英、美、蘇三國的自衛準備對於日本在亞洲大陸的侵略與軍事政治的地位不啻是一種威脅。偽滿還不夠解決日本的經濟與軍事問題，日本更想進一步試在華北伸腿。如果失敗了，日本整個的領土擴充計劃也許逐漸要受到中國復興的打擊。當時與軍部正在密切合作的企業家對於軍部的意見亦表贊同，所以結果造成目前對於中國大規模的侵略。侵略一經開始，軍事的需要遂使日本政治更決定地走上了法西之路。今年三月議會通過的總動員法就是建立統制經濟的成功，而以前軍部的法西新對於這方面却毫無辦法。

還有一個問題尚待討論，這便是皇族的地位，也就是天皇，天皇顧問和他們與軍部法西的關係的問題。一九三一以後的期間，貴族成爲法西運動的障礙。就實際政治論，日本皇室在一九三〇時即已成爲日本布爾喬利利益的代表。有推薦首相權力的西園寺公也是代表這種利益的。

一八八九年天皇的欽定憲法給與了日本議會組織以一種神聖的性質，所以法西領袖要攻擊它，就只能採用轉彎抹角的方法，他們不敢像蘇俄黨公然攻擊成

是這一切經過我所強制實行的訓練之後，就都可以消滅；幻想、想像、藝術與思想力都將因服從而歸於消滅了。喜悅的消失將產生對於狂熱的接受性；結果我可以把原具人性的材料變成像木石一般的聽我搬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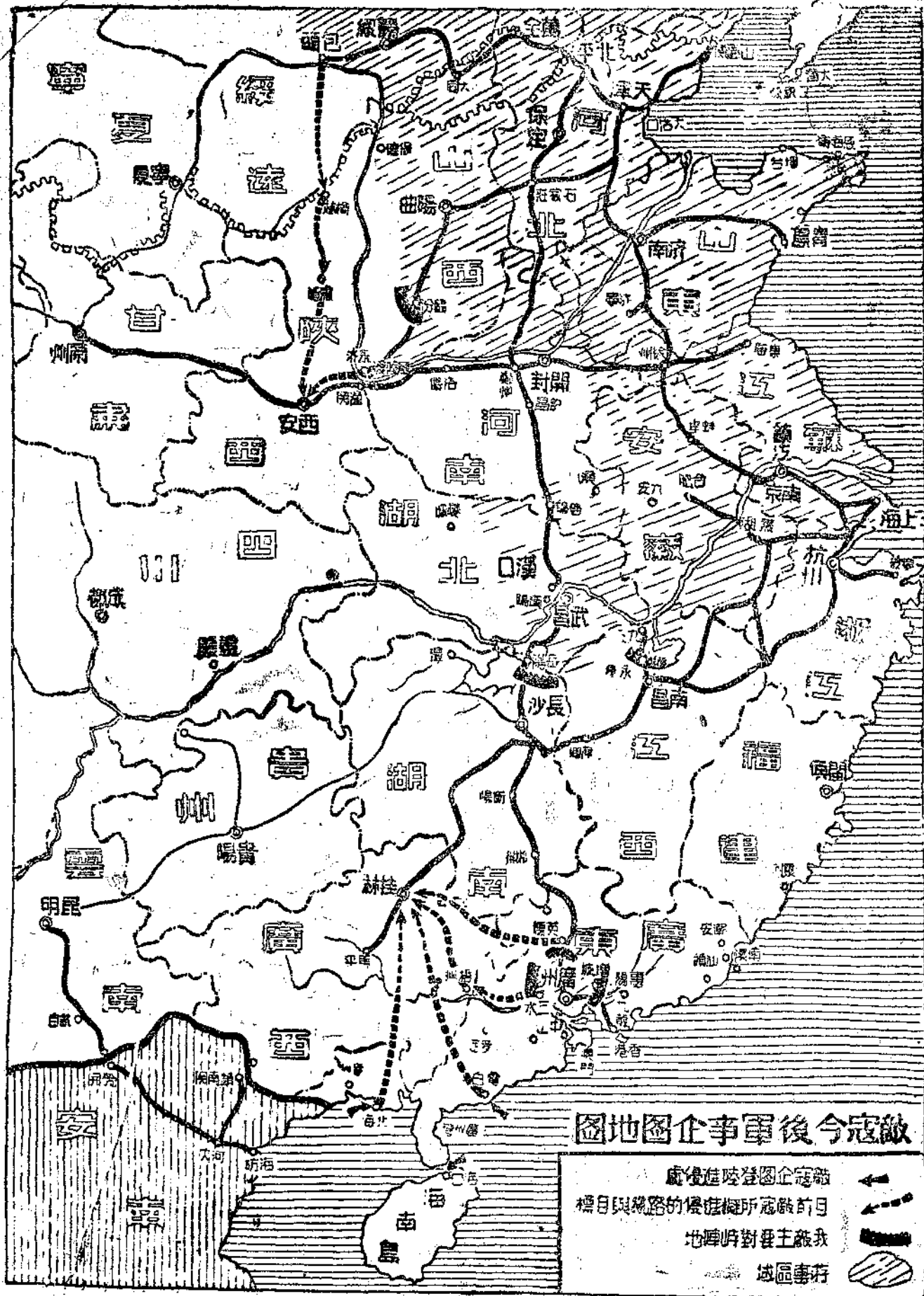
在對於兒童懷有天然愛情的人們看來，這一切是可怕的；正像我們要教兒童避免爲汽車所碾死一樣，我們也應當教他們避免爲殘酷的瘋人所毀滅。爲達到這種目的，我們應當養成獨立的心理，含有一點兒懷疑的精神和整個的科學精神，並且應當盡量保存健康兒童與生俱來的對於生命之本能的喜悅。自由教育之目的爲：認識權力以外的事物之價值，幫助培植自由社會中的智慧公民以及由於公民道德與個人創造自由的結合，使人類以一種光輝給與人生，而這種光輝已有幾位人類導師證明了是可以達到的。

瑪憲法。美濃部關於天皇在憲法上的地位的一篇文章供給了他們一個好機會，結果法西斯逼迫首相頒佈一道「國體明徵」的命令，根據這道命令，國家是由於天皇的聖旨成立的。於是美濃部的著作不許發行，反動的思想勝利了。

因爲軍部資本家聯合的結果，一般官僚也傾向於這方面來了。政黨領袖亦非例外，因爲政黨領袖也是資本家的產物。在這種合作之下，議會還有什麼呢？在非常時期，如目前的對華戰爭中，法西的統一行動的必要是更其顯而易見了。

在一九三八五月改組的近衛內閣中更可看出法西勢力之高漲。文相荒木，陸相板垣與內相末次是代表法西的；近衛是代表皇族的。藏相池田是代表與軍部勾結的反動資本家的。現任內閣的計劃與行動都是向着法西走，不過內閣中的法西份子還沒有全部當權。

證查審號四四二第字雜給發會員委查審誌雜書圖市慶重由字文期本



保均，根存單定之戶定摘文局兩漢粵有所，渝來奉倉次此局做  
深至，發寄期按能未戶定部一致，考查法無時一，局分各於存  
便以，記登局敵交寄單定將請戶定摘文局兩漢粵凡後以。及數  
原該各向選請，者單定之摘文訂代局書他其有持凡。給補數照  
啓謹所行發慶重局書明黎。誤錯延羈免以，洽接局書

事啓

黎明書局